

欧阳修

朋党论

臣闻朋党之说，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

然臣谓小人无朋，惟君子则有之。其故何哉？小人所好者禄利也，所贪者财货也。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；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，则反相贼害，虽其兄弟亲戚，不能相保。故臣谓小人无朋，其暂为朋者，伪也。君子则不然。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；终始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。故为人君者，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

尧之时，小人共工、驩兜等四人为一朋，君子八元、八恺十六人为一朋。舜佐尧，退四凶小人之朋，而进元、恺君子之朋，尧之天下大治。及舜自为天子，而皋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，更相称美，更相推让，凡二十二人为一朋，而舜皆用之，天下亦大治。《书》曰：“纣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；周有臣三千，惟一心”。纣之时，亿万人各异心，可谓不为朋矣，然纣以亡国。周武王之臣，三千人为一大朋，而周用以兴。后汉献帝时，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，目为党人。及黄巾贼起，汉室大乱，后方悔悟，尽解党人而释之，然已无救矣。唐之晚年，渐起朋党之论。及昭宗时，尽杀朝之名士，或投之黄河，曰：“此辈清流，可投浊流。”而唐遂亡矣。

夫前世之主，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，莫如纣；能禁绝善人为朋，莫如汉献帝；能诛戮清流之朋，莫如唐昭宗之世；然皆乱亡其国。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，莫如舜之二十二臣，舜亦不疑而皆用之；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，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，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。周武之世，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，自古为朋之多且大，莫如周；然周用此以兴者，善人虽多而不厌也。

夫兴亡治乱之迹，为人君者，可以鉴矣。

醉翁亭记

环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，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，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酿泉也。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谁？山之僧智仙也。名之者谁？太守自谓也。太守与客来饮于此，饮少辄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号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山水之乐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

若夫日出而林霏开，云归而岩穴暝，晦明变化者，山间之朝暮也。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，风霜高洁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间之四时也。朝而往，暮而归，四时之景不同，而乐亦无穷也。至于负者歌于途，行者休于树，前者呼，后者应，伛偻提携，往来而不绝者，滁人游也。临溪而渔，溪深而鱼肥；酿泉为酒，泉香而酒冽；山肴野蔌，杂然而前陈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乐，非丝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胜，觥筹交错，起坐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。苍颜白发，颓然乎其间者，太守醉也。

已而，夕阳在山，人影散乱，太守归而宾客从也。树林阴翳，鸣声上下，游人去而禽鸟乐也。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；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谓谁？庐陵欧阳修也。

秋声赋

欧阳子方夜读，闻有声自西南来者，惊然而听之，曰：异哉！初淅沥以萧飒，忽奔腾而砰湃，如波涛夜惊，风雨骤至。其触于物也，铮铮，金铁皆鸣；又如赴敌之兵，衔枚疾走，不闻号令，但闻人马之行声。余谓童子：“此何声也？汝出视之。”童子曰：“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，四无人声，声在树间。”

余曰：“嘻嘻悲哉！此秋声也，胡为而来哉？盖夫秋之为状也：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气慄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。故其为声也，凄凄切切，呼号愤发。丰草绿缛而争茂，佳木葱笼而可悦；草拂之而色变，木遭之而叶脱；其所以摧败零落者，乃其一气之余烈。夫秋，刑官也，于时为阴；又兵象也，于行用金；是谓天地之义气，常以肃杀而为心。天之于物，春生秋实。故其在乐也，商声主西方之音；夷则为七月之律。商，伤也，物既老而悲伤；夷，戮也，物过盛而当杀。嗟乎！草木无情，有时飘零。人为动物，惟物之灵，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，有动于中，必摇其精。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，优其智之所不能，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，黧然黑者为星星。奈何以非金石之质，欲与草木而争荣？念谁为之戕贼，亦何恨乎秋声！”

童子莫对，垂头而睡。但闻四壁虫声唧唧，如助余之叹息。

杂说三首（选二）

夏六月，暑雨既止，欧阳子坐于树间，仰视天与月星行度，见星有殒者。夜既久，露下，闻草间蚯蚓之声益急。其感于耳目者，有动乎其中，作《杂说》。

一

蚓食土而饮泉，其为生也，简而易足。然仰其穴而鸣，若号若呼，若啸若歌，其亦有所求邪？抑其求易足而自鸣其乐邪？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？将自喜其声而鸣其类邪？岂其时至气作，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？何其聒然而不止也！吾于是乎有感。

二

星殒于地，腥矿顽丑，化为恶石。其昭然在上而万物仰之者，精气之聚尔；及其毙也，瓦砾之不若也。人之死骨肉臭腐，蝼蚁之食尔。其贵于万物者，亦精气也。其精气不夺于物，则蕴尔为思虑，发而为事业，著而为文章，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，非如星之精气随其毙而灭也。可不贵哉！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，死也臭腐而弃之。而惑者曰：足乎利欲所以厚我身。吾于是乎有感。

本 论

天下之事有本末，其为治者有先后。尧、舜之书略矣，后世之治天下，未尝不取法于三代者，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后也。三王之为治也，以理数均天下，以爵地等邦国，以井田域民，以职事任官。天下有定数，邦国有定制，民有定业，官有定职。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，上之治下简而不劳。财足于用而可以备天灾也，兵足以御患而不至于为患也。凡此具矣，然后饰礼乐，兴仁义以教道之。是以其政易行，其民易使，风俗淳厚，而王道成矣。虽有荒子孱孙继之，犹七八百岁而后已。

夫三王之为治，岂有异于人哉。财必取于民，官必养于禄，禁暴必以兵，防民必以刑，与后世之治者大抵同也。然后世常多乱败，而三王独能安全者，何也？三王善推本末，知所先后，而为之有条理。后之有天下者，孰不欲安且治乎，用心益劳而政益不就，謏謏然常恐乱败及之，而辄以至焉者，何也？以其不推本末，不知先后而已。

今之务众矣，所当先者五也。其二者有司之所知，其三者则未之思也。足天下之用，莫先乎财；系天下之安危，莫先乎兵。此有司之所知也。然财丰矣，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，则下益屈而上益劳。兵强矣，而不知所以用之，则兵骄而生祸。所以节财、用兵者，莫先乎立制，制已具备，兵已可使，财已足用，所以共守之者，莫先乎任人。是故均财而节兵，立法以制之，任贤以守法，尊名以厉贤，此五者相为用，有天下者之常务，当今之世所先，而执事者之所忽也。

今四海之内非有乱也，上之政令非有暴也，天时水旱非有大故也，君臣上下非不和也。以晏然至广之天下，无一间隙之端，而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，西夷敢有崛强之王，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，何也？生齿之数日益众，土地之产日益广，公家之用日益急，四夷不服，中国不尊，天下不实者，何也？以五者之不备故也。

请试言其一二。方今农之趣耕，可谓劳矣；工商取利乎山泽，可谓勤矣；上之征赋榷易商利之臣，可谓纤悉而无遗矣。然一遇水旱如明道、景祐之间，则天下公私乏绝。是无事之世，民无一岁之备，而国无数年之储也。以此知财之不足也。古之善用兵者，可使之赴水火；今厢禁之军，有司不敢役，必不得已而暂用之，则谓之借倩。彼兵相谓曰：官倩我。而官之文符亦曰倩。夫赏者所以酬劳也，令以大礼之故，不劳之赏三年而一遍，所费八九百万，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；兵之得赏，不以无功知愧，乃称多量少、比好嫌恶，小不如意，则群聚而呼，持挺欲击天子之大吏。无事之时其犹若此，以此知兵骄也。

夫财用悉出而犹不足者，以无定数也。兵之敢骄者，以用之未得其术。以此知制之不立也。夫财匱兵骄，法制未一，而莫有奋然忘身许国者，以此知不任人也。不任人者，非无人也。彼或挟材蕴知，特以时方恶人之好名，各藏蓄收敛，不敢奋露，惟恐近于名以犯时人所恶。是以人人变贤为愚，愚者无所责，贤者被讥疾，遂使天下之事将弛废，而莫敢出力以为之。此不尚名之弊者，天下之最大患也。故曰五者之皆废也。

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，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，而亡国被弑者八，长者不过十余岁，甚者三四岁而亡。夫五代之主岂皆愚者邪，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？顾其力有不能为者，时也。当是时也，东有汾晋，

西有岐蜀，北有强胡，南有江淮、闽广、吴越、荆潭，天下分为十三四，四面环之。以至狭之中国，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，其君天下者，类皆为国日浅，威德未洽，强君武主力而为之，仅以自守，不幸孱子懦孙，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。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，犹恐不为用，尚何敢制！以残弊之民人，贍无赀之征赋，头会箕敛，犹恐不足，尚何曰节财以富民！天下之势方若弊庐，补其奥则隅环，整其桷则栋倾，枝撑扶持，苟存而已，尚何暇法象，规圆矩方，而为制度乎？是以兵无制，用无节，国家无法度，一切苟且而已。

今宋之为宋，八十年矣。外平僭乱，无抗敌之国；内削方镇，无强叛之臣。天下为一，海内晏然。为国不为不久，天下不为不广也。语曰：长袖善舞，多钱善贾，言有资者其为易也。方今承三圣之基业，据万乘之尊名，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，尽大禹贡赋之地莫不内输，惟上之所取，不可谓乏财。六尺之卒，荷戈胜甲，力馑五石之弩、弯二石之弓者数百万，惟上制而令之，不可谓乏兵。中外之官居职者数千员，官三班吏部常积者又数百，三岁一诏布衣，而应诏者万余人，试礼部者七八千，惟上之择，不可谓乏贤。民不见兵革者几四十年矣，外振兵武，攘夷狄，内修法度，兴德化，惟上之所为，不可谓无暇。以天子之慈圣仁俭，得一二明智乏臣相与而谋之，天下积聚，可如文、景之富；制礼作乐，可如成周之盛；奋发威烈，以耀名誉，可如汉武帝、唐太宗之显赫；论道德，可兴尧、舜之治。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，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，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，一切苟且，不异五代之时，此甚可叹也。是所谓居得致之位，当可致之时，又有能致之资，然谁憚而久不为乎！

纵囚论

信义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。刑入于死者，乃罪大恶极，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。宁以义死，不苟幸生，而视死如归，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。方唐太宗之六年，录大辟囚三百余人，纵使还家，约其自归以就死。是以君子之难能，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。其囚及期，而卒自归无后者，是君子之所难，而小人之所易也。此岂近于人情哉？

或曰：“罪大恶极，诚小人矣。及施恩德以临之，可使变而为君子。盖因德入人之深，而移人之速，有如是者矣。”曰：太宗之为此，所以求此名也。然安知夫纵之去也，不意其必来以冀免，所以纵之乎？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，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，所以复来乎？夫意其必来而纵之，是上贼下之情也；意其必免而复来，是下贼上之心也。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，乌有所谓施恩德与知信义者哉？不然，太宗施德于天下，于兹六年矣，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，而一日之恩，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，此又不通之论也。

然则何为而可？曰：纵而来归，杀之无赦；而又纵之，而又来，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。然此必无之事也。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，可偶一为之尔。若屡为之，则杀人者皆不死，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？不可为常者，其圣人之法乎？是以尧舜三王之治，必本于人情，不立异以为高，不逆情以干誉。

贾谊不至公卿论

论曰：汉兴本恭俭，革弊末，移风俗之厚者，以孝文为称首；议礼乐，兴制度，切当世之务者，惟贾生为美谈。天子方忻然说之，倚以为用，而卒遭周勃、东阳之毁，以谓儒学之生纷乱诸事，由是斥去，竟以忧死。班史赞之，以“谊天年早终，虽不至公卿，未为不遇”。

予切惑之，尝试论之曰：孝文之兴，汉三世矣。孤秦之弊未救，诸吕之危继作；南北兴两军之诛，京师新喋血之变。而文帝由代邸嗣汉位，天下初定，人心未集，方且破觚斫雕，衣绋履革，务率敦朴，推行恭俭。故改作之议谦于未遑，制度之风阙然不讲者，二十余年矣。而谊因痛哭以悯世，太息而著论。况是时方隅未宁，表里未辑，匈奴桀黠，朝那、上郡，萧然苦兵；侯王僭拟，淮南、济北，继以见戮。谊指陈当世之宜，规画亿载之策，愿试属国以系单于之颈，请分诸子以弱侯王之势。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。

又若鉴秦俗之薄恶，指汉风之奢侈，叹屋壁之被帝服，愤优倡之为后饰。请设庠序，述宗周之长久；深戒刑罚，明孤秦之速亡。譬人主之如堂，所以优臣子之礼；置天下于大器，所以见安危之几。诸所以日不可胜，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、推行恭俭、缓除刑罚、善养臣下者，谊之所言，略施行矣。故天下以谓可任公卿，而刘向亦称远过伊、管。然卒以不用者，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浅，而宿将老臣方握其事，或艾旗斩级矢石之勇，或鼓刀贩缯贾竖之人，朴而少文，昧于大体，相与非斥，至于谪去。则谊之不遇，可胜叹哉！

且以谊之所陈，孝文略施其术，犹能比德于成康。况用于朝廷之间，坐于廊庙之上，则举大汉之风，登三皇之首，犹决壅稗坠耳。奈何俯抑佐王之略，远致诸侯之间。故谊过长沙作赋以吊汨罗，而太史公传于屈原之后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弃逐也。而班固不讥文帝之远贤，痛贾生之不用，但谓其天年早终。且谊以矢志忧伤而横天，岂曰天年乎？则固之善志，逮与《春秋》褒贬万一矣。谨论。

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

皇祐四年五月甲子，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。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，葬于河南尹樊里之万安山下。公讳仲淹，字希文。五代之际，世家苏州，事吴越。太宗皇帝时，呈越献其地，公之皇考，从钱俶朝京师，后为武宁军掌书记以卒。公生二岁而孤，母夫人贫无依，再适长山朱氏。既长，知其世家，感泣，去之南都，入学舍，扫一室，昼夜讲诵。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，而公自刻益苦。居五年，大通六经之旨，为文章论说，必本于仁义。祥符八年，举进士，礼部选第一，遂中乙科，为广德军司理参军，始归迎其母以养。及公既贵，天子赠公曾祖苏州粮料判官讳梦龄为太保，祖秘书监讳赞时为太傅，考讳墉为太师，妣谢氏为吴国夫人。

公自有大节，于富贵贫贱，毁誉欢戚，不动其心，而慨然有志于天下。常自诵曰：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其事上遇人，一以自信，不择利害为趋舍。其所有为，必尽其方。曰：“为之自我者当如是，其成与否，有不在我者，虽圣贤不能必，吾岂苟哉。”

天圣中，晏丞相荐公文学，以大理寺丞为秘阁校理，以言事忤章献太后旨，通判河中府。久之，上记其忠，召拜右司谏。当太后临朝听政事，以至日大会前殿，上将率百官为寿，有司已具，公上疏言天子无北面，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，其事遂已。又上书请还政天子，不报。及太后崩，言事者希旨，多求太后时事，欲浑治之。公独以谓太后受托先帝，保佑圣躬，始终十年，未见过失，宜掩其小故，以全大德。初，太后有遗命，立杨太妃代为太后。公谏曰：太后，母号也，自古无代立者。由是罢其册命。是岁大旱蝗，奉使安抚东南。使还，会郭皇后废，率谏官御史伏阁争，不能得，贬知睦州，又徙苏州。岁余，即拜礼部员外郎，天章阁待制，召还。益论时政阙失，而大臣权幸多忌恶之。居数月，以公知开封府。开封素号难治，公治有声，事日益简。暇则益取古今治乱安危，为上开说，又为百官图以献，曰：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职修，尧、舜之治，不过此也。因指具迁进迟速序，曰：如此而可以为公，可以为私，亦不可以不察。由是吕丞相怒，至交论上前，公求对辨，语切，坐落职，知饶州。明年，吕公亦罢，公徙润州，又徙越州。

而赵元昊反河西，上复召相吕公。乃以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。是时新失大将，延州危。公请自守鄜延捍贼，乃知延州。元昊遣人遗书以求和，公以谓无事请和难信，且书有僭号，不可以闻，乃自为书，告以逆顺成败之说，甚辩。坐擅复书，夺一官，知耀州。未逾月，徙知庆州。既而四路置帅，以公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，兵马都部署。累迁谏议大夫，枢密直学士。

公为将，务持重，不急近功小利。于延州，筑青涧城，垦管田，复承平、永平废寨，熟羌归业者数万户。于庆州，城大顺以据要害，夺贼地而耕之，又城细腰葫芦，于是明珠、灭臧等大族，皆去贼为中国用。自边制久隳，至兵与将常不相识。公始分延州兵为六将，训练齐整，诸路皆用以为法。公之所在，贼不敢犯。人或疑公见敌应变为如何，至其城大顺也，一旦引兵出，诸将不知所向。军至柔远，始号令告其地处，使往筑城。至于版筑之用，大小毕具，而军中初不知。贼以骑三万来争，公戒诸将，战而贼走，追勿过河。已而贼果走，追者不渡，而河外果有伏。贼失计，乃引去。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。公待将吏，必使畏法而爱己，所得赐赉，皆以上意分赐诺将，使

自为谢。诸蕃质子，纵其出入，无一人逃者。蕃酋来见，召之卧内，屏人彻卫，与语不疑。公居三岁，土勇边实，恩信大洽，乃决策谋取横山，复灵武，而元昊数遣使称臣请和，上亦召公归矣。初，西人籍为乡兵者十万，既而黥以为军。惟公所部，但刺其手，公去兵罢，独得复为民。其于两路，既得熟羌为用，使以守边，因徙屯兵，就食内地，而纾西人馈饟之劳。其所设施，去而人德之，与守其法不敢变者，至今尤多。

自公坐吕公贬，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，吕公患之，凡直公者，皆指为党，或坐竄逐。及吕公复相，公亦再起被用，于是二公欢然相约，戮力平贼。天下之士，皆以此多二公。然朋党之论，遂起而不能止。上既贤公可大用，故卒置群议而用之。

庆历三年春，召为枢密副使，五让，不许，乃就道。既至数月，以为参知政事。每进见，必以太平责之。公叹曰：“上之用我者至矣，然事有先后，而革弊于久安，非朝夕可也。”既而上再赐手诏，趣使条天下。又开天章阁，召见赐坐，授以纸笔，使疏于前。公惶恐避席，始退而条列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上之。其诏天下兴学取士，先德行不专文辞，革磨勘例迁，以别能否，减任子之数，而除滥官。用农桑考课守宰等，事方施行，而磨勘任子之法，侥幸之人皆不便，因相与訾口，而嫉公者，亦幸外有言，喜为之佐佑。会边奏有警，公即请行，乃以公为河东陕西宣抚使。至则上书愿复守边，即拜资政殿学士，知邠州，兼陕西四路安抚使。其知政事，才一岁而罢，有司悉秦罢公前所施行而复其故。言者遂以危事中之，赖上察其忠，不听。

是时夏人已称臣，公因以疾请郑州。守郑三岁，求知杭州，又徙青州。公益病，又求知颍州，肩舁至徐，遂不起。享年六十有四。方公之病，上赐■存问，既薨，辍朝一日。以其遗表无所请，使就问其家所欲，赠以兵部尚书，所以哀恤之甚厚。

公为人，外和内刚，乐善汎爱。丧其母时尚贫，终身非宾客，食不重肉。临财好施，意豁如也。及退而视其私，妻子仅给衣食。其为政所至，民多立祠画像，其行已临事，自山林处士，里闾田野之人，外至夷狄，莫不知其名字，而乐道其事者甚众。及其世次官爵，志于墓，谱于家，藏于有司者，皆不论著。著其系天下国家之大者，亦公之志也欤！铭曰：

范于吴越，世实陪臣。俶纳山川，及其士民。范始来北，中闲几息。公奋自躬，与时偕逢。事有罪功，言有违从。岂公必能？天子用公。其艰其劳，一其初终。夏童跳边，乘吏怠安。帝命公往，问彼骄顽。有不听顺，锄其穴根。公居三年，怯勇隳完。儿怜兽忧，卒俾来臣。夏人在廷，其事方议。帝趣公来，以就予治。公拜稽首，兹惟难哉！初匪其难，在其终之。群言营管，卒坏于成。匪恶其成，惟公是倾。不倾不危，天子之明。存有显荣，殁有赠谥。

石曼卿墓表

曼卿讳延年，姓石氏，其上世为幽州人。幽州入于契丹，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闲走南归。天子嘉其来，将禄之，不可，乃家于宋州之宋城。父讳补之，官至太常博士。

幽燕俗劲武，而曼卿少亦以气自豪。读书不治章句，独慕古人奇节伟行非常之功，视世俗屑屑无足动其意者。自顾不合于时，乃一混以酒。然好剧饮大醉，颓然自放。由是益与时不合。而人之从其游者，皆知爱曼卿落落可奇，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。年四十八，康定二年二月四日，以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卒于京师。

曼卿少举进士，不中，真宗推恩，三举进士皆补奉职。曼卿初不肯就，张文节公素奇之，谓曰：“母老乃择禄耶？”曼卿矍然起就之，迁殿直。久之，改太常寺太祝，知济州金乡县。叹曰：“此亦可以为政也。”县有治声，通判乾宁军。丁母永安县君李氏忧，服除，通判永静军。皆有能名。充馆阁校勘，累迁大理寺丞，通判海州。还为校理。

庄献明肃太后临朝，曼卿上书，请还政天子。其后太后崩，范讽以言见幸，引尝言太后事者，遽得显官，欲引曼卿，曼卿固止之，乃已。

自契丹通中国，德明尽有河南而臣属，遂务休兵养息，天下晏然，内外驰武三十余年。曼卿上书言十事，不报，已而元昊反，西方用兵，始思其言，召见。稍用其说，籍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之民，得乡兵数十万。曼卿奉使籍兵河东，还称旨，赐绯衣银鱼。天子方思尽其才，而且病矣。既而闻边将有欲以乡兵扞贼者，笑曰：“此得吾粗也。夫不教之兵，勇怯相杂，若怯者见敌而动，则勇者亦牵而溃矣。今或不暇教，不若募其教行者，则人人皆胜兵也。”

其视世事，蔑若不足为。及听其施設之方，虽精思深虑，不能过也。状貌伟然，喜酒自豪，若不可绳以法度。退而质其平生趣舍大节，无一悖于理者。遇人无贤愚，皆尽忻懽，及闲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恶，当其意者无几人。其为文章，劲健称其意气。

有子济、滋。天子闻其丧，官其一子，使禄其家。既卒之三十七日，葬于太清之先茔，其友欧阳修表于其墓曰：

呜呼曼卿！宁自混以为高，不少屈以合世，可谓自重之士矣。士之所负者愈大，则其自顾也愈重，自顾愈重，则其合愈难。然欲与共大事，立奇功，非得难合自重之士，不可为也。古之魁雄之人，未始不负高世之志，故宁或毁身污迹，卒困于无闻。或老且死，而幸一遇，犹克少施于世。若曼卿者，非徒与世难合，而不克所施，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寿，其命也夫！其可哀也夫！

泃冈阡表

呜呼！惟我皇考崇公，卜吉于泃冈之六十年，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，非敢缓也，盖有待也。

修不幸，生四岁而孤。太夫人守节自誓，居穷，自力于衣食，以长以教，俾至于成人。太夫人告之曰：“汝父为吏廉，而好施与，喜宾客，其俸禄虽薄，常不使有余，曰：‘母以是为我累’。故其亡也，无一瓦之覆，一垆之植，以庇而为生。吾何恃而能自守邪？吾于汝父，知其一二，以有待于汝也。自吾为汝家妇，不及事吾姑，然知汝父之能养也。汝孤而幼，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，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。吾之始归也，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。岁时祭祀，则必涕泣曰：‘祭而丰，不如养之薄也。’闻御酒食，则又涕泣曰：‘昔常不足，而今有余，其何及也！’吾始一二见之，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。既而其后常然，至其终身未尝不然。吾虽不及事姑，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。汝父为吏，尝夜烛治官书，屡废而叹。吾问之，则曰：‘此死狱也，我求生不得尔。’吾曰：‘生可求乎？’曰：‘求其生而不得，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。矧求而有得邪！以其有得，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。夫常求其生，犹失之死，而世常求其死也！’回顾乳者抱汝而立于旁，因指而叹曰：‘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。使其言然，吾不及见儿之立也。后当以我语告之。’其平居教他子弟，常用此语，吾耳熟焉，故能详也。其施于外事，吾不能知；其居于家，无所矜饰，而所为如此，是真发于中者邪！呜呼！其心厚于仁者邪！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。汝其勉之！夫养不必丰，要于孝；利虽不得博于物，要其心之厚于仁。吾不能教汝，此汝父之志也。”修泣而志之，不敢忘。

先公少孤力学，咸平三年进士及第，为道州判官，泗、绵二州推官，又为泰州判官。享年五十有九，葬沙溪之泃冈。

太夫人姓郑氏，考讳德仪，世为江南名族。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，初封福昌县太君，进封乐官、安康、彭城三郡太君。自其家少微时，治其家以俭约，其后常不使过之，曰：“吾儿不能苟合于世，俭薄所以居患难也。”其后修贬夷陵，太夫人言笑自若曰：“吾家故贫贱也，吾处之有素矣。汝能安之，吾亦安矣。”

自先公之亡二十年，修始得禄而养。又十有二年，列官于朝，始得赠封其亲。又十年，修为龙图阁直学士，尚书吏部郎中，留守南京，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，享年七十有二。又八年，修以非才，入副枢密，遂参政事，又七年而罢。自登二府，天子推恩，褒其三世，故自嘉祐以来，逢国大庆，必加宠锡。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，太师、中书令，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。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，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，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。皇考崇公，累赠金紫光禄大夫，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，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。今上初郊，皇考赐爵为崇国公，太夫人进号魏国。

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：呜呼！为善无不报，而迟速有时，此理之常也。惟我祖考，积善成德，宜享其隆。虽不克有于其躬，而赐爵受封，显荣褒大，实有三朝之锡命。是足以表见于后世，而庇赖其子孙矣。乃列其世谱，具刻于碑，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，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，并揭于阡。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，遭时窃位，而幸全大节，不辱其先者，其来有自。

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，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、观文殿学士、特进、行兵部尚书、知青州军州事、兼管内勸农使、充京

东东路安抚使、上柱国、乐安郡开国公，食邑四千三百户，食实封一千二百户修表。

黄梦升墓志铭

予友黄君梦升，其先婺州金华人，后徙洪州之分宁。其曾祖讳元吉，祖讳某，父讳中雅，皆不仕。黄氏世为江南大族，自其祖父以来，乐以家赀赈乡里，多聚书以招四方之士。梦升兄弟皆好学，尤以文章意气自豪。

予少家随州，梦升从其兄茂宗官于随。予为童子，立诸兄侧，见梦升年十七八，眉目明秀，善饮酒谈笑。予虽幼，心已独奇梦升。

后七年，予与梦升皆举进士于京师。梦升得丙科，初任兴国军永兴主簿，怏怏不得志，以疾去。久之，复调江陵府公安主簿。时予谪夷陵令，遇之于江陵。梦升颜色憔悴，初不可识。久而握手嘘哦，相饮以酒，夜醉起舞，歌呼大噱。予益悲梦升志虽衰，而少时意气尚在也。

后二年，予徙乾德令。梦升复调南阳主簿，又遇之于邓间。常问其平生所为文章几何，梦升慨然叹曰：“吾已讳之矣！穷达有命，非世之人不知我，我羞道于世人也。”求之，不肯出。遂饮之酒，复大醉，起舞歌呼。因笑曰：“子知我者。”乃肯出其文。读之，博辩雄伟，其意气奔放，犹不可御。予又益悲梦升志虽困，而独其文章未衰也。

是时，谢希深出守邓州，尤喜称道天下士。予因手书梦升文一通，欲以示希深，未及而希深卒，予亦会邓。后之守邓者皆俗吏，不复知梦升。梦升素刚，不苟合，负其所有，常怏怏无所施，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阳。

梦升讳注，以宝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，享年四十有二。其平生所为文曰《破碎集》、《公安集》、《南阳集》，凡三十卷。

娶潘氏，生四男二女。将以庆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茔。其弟渭泣而来告曰：“吾兄患世之莫吾知，孰可为其铭？”予素悲梦升者，因为之铭曰：

予尝读梦升之文，至于哭其兄子庠之词曰：“子之文章，电激雷震。雨雹忽止，閤然灭泯。”未尝不讽诵叹息而不已。嗟夫，梦升！曾不及庠！不震不惊，郁塞埋葬。孰与其有，不使其施？吾不知所归咎，徒为梦升而悲！

尹师鲁墓志铭

师鲁，河南人，姓尹氏，讳洙。然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称之曰师鲁，盖其名重当世。而世之知师鲁者，或推其文学，或高其议论，或多其才能。至其忠义之节，处穷达，临祸福，无愧于古君子，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。

师鲁为文章，简而有法。博学强记，通知今古，长于《春秋》。其与人言，是是非非，务穷尽道理乃已，不为苟止而妄随，而人亦罕能过也。遇事无难易，而勇于敢为，其所以见称于世者，亦所以取嫉于人，故其卒穷以死。

师鲁少举进士及第，为绛州正平县主簿，河南府户曹参军，邵武军判官，举书判拔萃，迁山南东道掌书记，知伊阳县。王文康公荐其才，召试，充馆阁校勘，迁太子中允。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，谏官御史不肯言，师鲁上书，言仲淹臣之师友，愿得俱贬，贬监郢州酒税，又徙唐州。遭父丧，服除，复得太子中允，知河南县。赵元昊反，陕西用兵，大将葛怀敏奏，起为经略判官。师鲁虽用怀敏辟，而尤为经略使韩公所深知。其后诸将败于好水，韩公降知秦州，师鲁亦徙通判濠州。久之，韩公奏，得通判秦州。迁知泾州，又知渭州，兼泾原路经略部署。坐城水洛与边臣异议，徙知晋州，又知潞州。为政有惠爱，潞州人至今思之。累迁官至起居舍人、直龙图阁。

师鲁当天下无事时，独喜论兵，为《叙燕》、《息戍》二篇，行于世。自西兵起凡五六岁，未尝不在其间。故其论议益精密，而于西事尤习其详。其为兵制之说，述战守胜败之要，尽当今之利害，又欲训士兵代戍卒以减边用，为御戎长久之策，皆未及施为。而元昊臣，西兵解严，师鲁亦去而得罪矣。然则天下之称师鲁者，于其才能亦未必尽知之也。

初，师鲁在渭州，将吏有违其节度者，欲按军法斩之而不果。其后吏至京师，上书讼师鲁以公使钱贷部将，贬崇信军节度副使，徙监均州酒税。得疾，无医药，舁至南阳求医。疾革，隐几而坐，顾稚子在前，无甚怜之色；与宾客言，终不及其私。享年四十有六以卒。

师鲁娶张氏某县君。有兄源，字子渐，亦以文学知名，前一岁卒。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，丧其父，又丧其兄。有子四人，连丧其三。女一适人，亦卒。而其身终以贬死。一子三岁，四女未嫁，家无余资，客其丧于南阳不能归。平生故人无远迩皆往赙之，然后妻子得以其柩归河南。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茔之次。

余与师鲁兄弟交，尝铭其父之墓矣，故不复次其世家焉。铭曰：

藏之深，固之密。石可朽，铭不灭。

论《尹师鲁墓志》

《志》言：“天下之人，识与不识，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。”则文学之长，议论之高，材能之美，不言可知。又恐太略，故条析其事，再述于后。

述其文，则曰：“简而有法。”此一句，在孔子六经，惟《春秋》可当之。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，故虽有法，而不简也。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。而世之无识者，不考文之轻重，但责言之多少，云“师鲁文章不合只著一句道了。”

既述其文，则又述其学曰：“通知古今。”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，惟孔、孟也。既述其学，则又述其议论云：“是是非非，务尽其道理，不苟止而妄随。”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。既述其议论，则又述其才能，备言师鲁历贬，自兵兴便在陕西，尤深知西事，未及施为而元昊臣，师鲁得罪。使天下之人，尽知师鲁材能。此三者，皆君子之极美。然在师鲁，犹为末事。其大节乃笃于仁义，穷达祸福，不愧古人。其事不可遍举，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。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，临死而语不及私，则平生忠义可知也。其临穷达祸福，不愧古人，又可知也。

既已具言其文、其学、其议论、其材能、其忠义，遂又言其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，又言其死后妻子困穷之状，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，以如此事废死，至于妻子如此困穷，所以深痛死者，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。

《春秋》之义，痛之益至，则其辞益深，“子般卒”是也。诗人之意，责之愈切，则其言愈缓，《君子偕老》是也。不必号天叫屈，然后为师鲁称冤也，故于其铭文，但云：“藏之深，固之密，石可朽，铭不灭。”意谓举世无可告语，但深藏牢埋此铭，使其不朽，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。其语愈缓，其意愈切，诗人之义也。而世之无识者，乃云“铭文不合不讲德，不辩师鲁以非罪。”盖为前言其穷达祸福，无愧古人，则必不犯法，况是仇人所告，故不必区区曲辩也。今止直言所坐，自然知非罪矣，添之无害，故勉强议者添之。

若作古文自师鲁始，则前有穆修、郑条辈，及有大宋先达甚多，不敢断自师鲁始也。偶俪之文，苟合于理，未必为非，故不是此而非彼也。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，则范公《祭文》已言之矣，可以互见，不必重出也。皇甫湜《韩文公墓志》、李翱《行状》不必同，亦互见之也。

《志》云：师鲁“喜论兵”。论兵，儒者末事，言喜无害。喜，非嬉戏之“嬉”，喜者，好也，君子固有所好矣。孔子言：“回也好学”，岂是薄颜回乎？后生小子，未经师友，苟恣所见，岂足听哉？

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，便似孟郊诗；与樊宗师作志，便似樊文。慕其如此，故师鲁之《志》，用意特深而语简，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。又思平生作文，惟师鲁一见，展卷疾读，五行俱下，便晓人深处。因谓死者有知，必受此文，所以慰吾亡友尔，岂恤小子辈哉！

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

君讳源，字子渐，姓尹氏，与其弟洙师鲁，俱有名于当世。其议论文章，博学强记，皆有以过人。而师鲁好辩，果于有为。子渐为人刚简，不矜饰，能自晦藏。与人居，久而莫知；至其一有所发，则人必惊伏。其视世事，若不干其意；已而榷其情伪，计其成败，后多如其言。其性不能容常人，而善与人交，久而益笃。自天圣明道之间，予与其兄弟交，其得于子渐者如此。

其曾祖讳谊，赠光禄少卿。祖讳文化，官至都官郎中，赠刑部侍郎。父讳仲宣，官至虞部员外郎，赠工部郎中。子渐初以祖荫，补三班借职，稍迁左班殿直。天圣八年，举进士及第，为奉礼郎，累迁太常博士。历知芮城、河阳二县，金署孟州判官事，又知新郑县，通判泾州、庆州，知怀州。以庆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。

赵元昊寇边，围定川堡，大将葛怀敏发泾原兵救之。君遗怀敏书曰：“贼举其国而来，其利不在城堡，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。且吾军畏法，见敌必赴而不计利害，此其所以数败也。宜驻兵瓦亭。见利而后动。”怀敏不能用其言，遂以败死。刘涣知沧州，杖一卒不服，涣命斩之，以闻，坐专杀，降之密州。君上书为涣论直，得复知沧州。范文正公常荐君材，可以居馆阁。召试不用，遂知怀州，至期月，大治。

是时，天子用范文正公，与今观文殿学士富公，武康军节度使韩公，欲更置天下事，而权倖小人不便，三公皆罢去。而师鲁与时贤士，多被诬枉得罪。君叹息，忧悲发愤，以谓生可厌而死可乐也。往往被酒，哀歌泣下，朋友皆窃怪之。已而以疾卒，享年五十。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，其子材葬君子河南府寿安县甘泉乡龙涧里。其平生所为文章六十篇，皆行于世。子男四人，曰材、植、机、桴。

呜呼，师鲁常劳其智于事物，而卒蹈忧患以穷死。若子渐者，旷然不有累其心，而无所屈其志，然其寿考亦以不长。岂其所谓短长得失者，皆非此之谓欤！其所以然者，不可得而知欤！铭曰：

有韞于中不以施，一愤乐死其如归。岂其志之将衰？不然，世果可嫉其如斯。

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

有蜀君子曰苏君，讳洵，字明允，眉州眉山人也。君之行义，修于家，信于乡里，闻于蜀之人久矣。当至和、嘉祐之间，与其二子轼、辙，偕至京师，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。书既出，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。其二子举进士，皆在高等，亦以文学称于时。

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，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，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。君之文，博辨宏伟，读者悚然想见其人。既见，而温温似不能言；及即之，与居愈久而愈可爱；间而出其所有，愈叩而愈无穷。呜呼，可谓纯明笃实之君子也！

曾祖讳祐，祖讳杲；父讳序，赠尚书职方员外郎，三世皆不显。职方君三子，曰澹，曰涣，皆以文学举进士；而君少，独不喜学，年已壮，犹不知书。职方君纵而不问，乡闾亲族皆怪之。或问其故，职方君笑而不答，君亦自如也。年二十七，始大发愤，谢其素所往来少年，闭户读书为文辞。岁余，举进士再不中，又举茂材异等不中。退而叹曰：“此不足为吾学也。”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，益闭户读书，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。乃大究六经、百家之说，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、圣贤穷达出处之际。得其粹精，涵畜充溢，抑而不发。久之，慨然曰：“可矣。”由是下笔，顷刻数千言，其纵横上下，出入驰骤，必造于深微而后止。盖其禀也厚，故发之迟；志也恣，故得之精。自来京师，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贤，学其文以为师法。以其父子俱知名，故号“老苏”以别之。

初，修为上其书，召试紫微阁，辞不至，遂除试秘书省校书郎。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，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，使食其禄，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。为《太常因革礼》一百卷。书成，方奏未报，而君以疾卒。实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。享年五十有八。天子闻而哀之，特赠光禄寺丞，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于蜀。

君娶程氏，大理寺丞文应之女。生三子：曰景先，早卒；轼，今为殿中丞直史馆；辙，权大名府推官。三女皆早卒。孙曰迈、曰迟。有《文集》二十卷，《谥法》三卷。

君善与人交，急人患难，死则恤养其孤，乡人多德之。盖晚而好《易》，曰：“《易》之道深矣，汨而不明者，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；去之，则圣人之旨见矣。”作《易传》，未成而卒。治平四年十月壬申，葬于彭山之安镇乡可龙里。

君生于远方，而学又晚成，常叹曰：“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。”然则非余谁宜铭？铭曰：

苏显唐世，实栳城人。以宦留眉，蕃蕃子孙。自其高曾，乡里称仁。伟欤明允，大发于文！亦既有文，而又有子。其存不朽，其嗣弥昌。呜呼明允，可谓不亡。

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

庆历四年秋，予友宛陵梅圣俞来自吴兴，出其哭内之诗而悲曰：“吾妻谢氏亡矣。”乞我以铭而葬焉。予未暇作。居一岁中，书七八至，未尝不以谢氏铭为言。且曰：

吾妻，故太子宾客讳涛之女，希深之妹也。希深父子为时闻人，而世显荣。谢氏生于盛族，年二十以归吾，凡十七年而卒。卒之夕，敛以嫁时之衣。甚矣，吾贫可知也。然谢氏怡然处之。治其家，有常法，其饮食器皿虽不及丰侈，而必精以旨；其衣无故新，而浣濯缝纫必法以完；所至官舍，虽卑陋，而庭宇洒扫必肃以严；其平居语言容止，必怡以和。吾穷于世久矣，其出而幸与贤士大夫游而乐，入则见吾妻之怡怡而忘其忧。使吾不以富贵贫贱累其心者，抑吾妻之助也。吾尝与士大夫语，谢氏多从户屏窃听之，闲则尽能商榷其人才贤否及时事之得失，皆有条理。吾官吴兴，或自外醉而归，必问曰：“今日孰与饮而乐乎？”闻其贤者也，则悦；否，则叹曰：“君所交皆一时贤隽，岂其屈己下之耶？惟以道得焉，故合者尤寡。今与是人饮而欢耶？”是岁，南方旱，仰见飞蝗而叹曰：“今西兵未解，天下重困，盗贼暴起于江淮，而天旱且蝗如此。我为妇人，死而得君葬我，幸矣。”其所以能安居贫而不困者，其性识明而知道理，多类此。呜呼，其生也迫吾之贫，而歿也又无以厚焉！谓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，且其平生尤知文章为可贵，歿而得此，庶几以慰其魂，且塞予悲。此吾所以请铭于子之勤也。

若此，予忍不铭？

夫人享年三十七，用夫恩封南阳县君。二男一女。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邮。梅氏世葬宛陵，以贫不能归也，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润州之某县某原。铭曰：

高崖断谷兮，京口之原！山苍水深兮，土厚而坚！居之可乐兮，卜者曰然。骨肉虽土兮，魂气则天！何必故乡兮，然后为安？

夷陵县至喜堂记

峡州治夷陵，地滨大江，虽有椒、漆、纸以通商贾，而民俗俭陋，常自足，无所仰于四方。贩夫所售，不过鱸鱼腐鲍，民所嗜而已；富商大贾皆无为而至。地僻而贫，故夷陵为下县西峡为小州。

州居无郭郭，通衢不能容车马，市无百货之列，而鲍鱼之肆不可入。虽邦君之过市，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。而民之列处，灶廩区井无异位，一室之间，上父子而下畜豕。其覆皆用茅竹，故岁常火灾。而俗信鬼神，其相传曰作瓦屋者不利。夷陵者，楚之西境，昔《春秋》书荆以狄之，而诗人亦曰蛮荆。岂其陋俗自古然欤。

景祐二年，尚书驾部员外郎朱公治是州，始树木，增城栅，甃南北之街，作市门市区；又教民为瓦屋，别灶廩，异人畜，以变其俗。既，又命夷陵令刘光裔治其县，起敕书楼，饰厅事，新吏舍。三年夏，县功毕。某有罪来是邦，朱公于某有旧，且哀其以罪而来，为至县舍，择其厅事之东作斯堂，度为疏洁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。堂成，又与宾客偕至而落之。

夫罪戾之人，宜弃恶地，处穷险，使其憔悴忧思而知自悔咎。今乃赖朱公而得善地，以偷宴安，顽然使忘其有罪之忧，是皆异其所以来之意。

然夷陵之僻，陆走荆门、襄阳，至京师，二十有八驿；水道大江，绝淮，抵汴东水门，五千五百有九十里。故为吏者多不欲远来，而居者往往不得代，至岁满或自罢去。然不知夷陵风俗朴野，少盗争；而今之日食有稻与鱼，又有桔柚茶笋四时之味；江山美秀，而邑居缮完，无不可爱。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，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，既至而后喜也。作至喜堂记藏其壁。

夫令虽卑，而有土与民，宜志其风俗变化之善恶，使后来者有考焉耳。

画舫斋记

予至滑之三月，即其署东偏之室，治为燕私之居，而名曰画舫斋。斋广一室，其深七室，以户相通，凡入予室者，如入乎舟中。其温室之奥，则穴其上以为明，其虚室之疏以达，则栏槛其两旁以为坐立之倚。凡偃休于吾斋者，又如偃休乎舟中。山石■峯，佳花美木之植列于两檐之外，又似泛乎中流，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爱者，故因以舟名焉。

《周易》之象，至于履险蹈难，必曰涉川。盖舟之为物，所以济险难而非安居之用也。今予治斋于署，以为燕安，而反以舟名之，岂不戾哉！况予又尝以罪谪，走江湖间，自汴绝淮，浮于大江，至于巴峡；转而以入于汉沔。计其水行几万余里。其羁穷不幸，而卒遭风波之恐，往往叫号神明以脱须臾之命者，数矣。当其恐时，顾视前后，凡舟之人非为商贾，则必仕宦。因窃自叹，以谓非冒利与不得已者，孰肯至是哉！赖天之惠，全活其生。今得除去宿负，列官于朝，以来是州，饱廩食而安署居。追思曩时山川所历，舟楫之危，蛟鼉之出没，波涛之汹欬，宜其寝惊而梦愕；而乃忘其险阻，犹以舟名其斋。岂真乐于舟居者邪！

然予闻古之人有逃世远去江湖之上，终身而不肯返者，其必有所乐也。苟非冒利于险，有罪而不得已，使顺风恬波，傲然枕席之上，一日而千里，则舟之行岂不乐哉？顾予诚有所未暇；而舫者宴嬉之舟也，姑以名予斋，奚曰不宜。

予友蔡君谔善大书，颇怪伟，将乞其大字以题于楹。惧其疑予之所以名斋者，故具以云；又因以置于壁。

壬午十二月十二日书。

王彦章画像记

太师王公，讳彦章，字子明。郢州寿张人也。事梁，为宣义军节度使，以身死国，葬于郑州之管城。晋天福二年，始赠太师。

公在梁以智勇闻。梁、晋之争数百战，其为勇将多矣；而晋人独畏彦章。自乾化后，常与晋战，屡困庄宗于河上。及梁末年，小人赵岩等用事，梁之大臣老将，多以谗不见信，皆怒而有怠心；而梁亦尽失河北，事势已去，诸将多怀顾望。独公奋然自必，不少屈懈，志虽不就，卒死以忠。公既死而梁亦亡矣！悲夫！

五代终始才五十年，而更十有三君，五易国而八姓。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，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，鲜矣！公本武人，不知书，其语质，平生尝谓人曰：“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”盖其义勇忠信出于天然而然。予于五代书，窃有善善恶恶之志。至于公传，未尝不感愤叹息，惜乎旧史残略，不能备公之事。

康定元年，予以节度判官来此。求于滑人，得公之孙睿所录家传，颇多于旧史，其记德胜之战尤详。又言：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，欲自经于帝前；公因用笏画山川，为御史弹而见废。又言：公五子，其二同公死节。此皆旧史无之。又云：公在滑以谗自归于京师，而史云召之。是时，梁兵尽属段凝，京师羸兵不满数千；公得保镳五百人，之郢州，以力寡，败于中都。而史云将五千以往者，亦皆非也。

公之攻德胜也，初受命于帝前，期以三日破敌；梁之将相闻者皆窃笑。及破南城，果三日。是时，庄宗在魏，闻公复用，料公必速攻，自魏驰马来救，已不及矣。庄宗之善料，公之善出奇，何其神哉！今国家罢兵四十年，一旦元昊反，败军杀将，连四五年，而攻守之计，至今未决。予尝独持用奇取胜之议，而叹边将屡失其机。时人闻予说者，或笑以为狂。或忽若不闻，虽予亦感不能自信。及读公家传，至于德胜之捷，乃知古之名将，必出于奇，然后能胜；然非审于为计者不能出奇，奇在速，速在果，此天下伟男子之所为，非拘牵常算之士可到也。每读其传，未尝不想见其人。

后二年，予复来通判州事。岁之正月，过俗所谓铁枪寺者，又得公画像而拜焉。岁久磨灭，隐隐可见。丞命工完理之，而不敢有加焉，惧失其真也。公尤善用枪，当时号“王铁枪”。公死已百年，至今俗犹以名其寺，童儿牧竖皆知王铁枪之为良将也。一枪之勇，同时岂无？而公独不朽者，岂其忠义之节使然欤？画已百余年矣；完之复可百年，然公之不泯者，不系乎画之存不存也。而予尤区区如此者，盖其希慕之至焉耳。读其书，尚想乎其人；况得拜其像，识其面目，不忍见其坏也，画既完，因书予所得者于后，而归其人，使藏之。

吉州学记

庆历三年秋，天子开天章阁，召政事之臣八人，问治天下其要有几，施于今者宜何先，使坐而书以对。八人者皆震恐失位，俯伏顿首。言此非愚臣所宜及，惟陛下所欲为，则天下幸甚。于是诏书屡下，劝农桑，责吏课，举贤才。其明年三月，遂诏天下皆立学，置学官之员，然后海隅徼塞，四方万里之外，莫不皆有学。

呜呼盛矣！学校王政之本也！古者致治之盛衰，视其学之兴废。《记》曰：“国有学，遂有序，党有庠，家有塾。”此三代极盛之时，大备之制也。宋兴盖八十有四年，而天下之学，始克大立，岂非盛美之事！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欤。是以诏天下之日，臣民喜幸，而奔走就事者，以后为羞。其年十月，吉州之学成。州旧有夫子庙，在城之西北。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，谋与州人迁而大之，以为学舍。事方上请而诏已下，学遂以成。李侯治吉，敏而有方，其作学也，吉之士，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。用人之力，积二万二千工，而人不以为劳。其良材坚璧之用，足二十二万三千五百，而人不以为多。学有堂筵斋讲，有藏书之阁，有宾客之位，有游息之亭，严严翼翼，壮伟闳耀，而人不以为侈。既成而来学者，常三百余人。

予世家于吉，而滥官于朝，进不能赞扬天子之盛美，退不得与诸生揖让乎其中，然予闻教学之法，本于人性，磨揉迁革，使趋于善，其勉于人者勤，其入于人者渐。善教者，以倦之意，须迟久之功。至于礼让兴行，而风俗纯美，然后为学之成。今州县之吏，不得久其职而躬亲于教化也。故李侯之绩，及于学之立，而不及待其成，惟后之人，毋废慢天子之诏，而怠以中止。幸予他日因得归荣故乡，而竭于学门，将见吉之士，皆道德明秀，而可为公卿。问于其俗，而婚丧饮食，皆中礼节。入于其里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。行于其郊，而少者扶其羸老，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。然后乐学之道成，而得时从先生耆老，席于众宾之后，听乡乐之歌，饮献酬之酒，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。而周览学舍，思咏李侯之遗爱，不亦美哉！故于其始成也，刻辞于石，而立诸其庑以俟。

菱溪石记

菱溪之石有六，其四为人取去；其一差小而尤奇，亦藏民家；其最大者，偃然僵卧于溪侧，从其难徙，故得独存。每岁寒霜落，水涸而石出，溪旁人见其可怪，往往祀以为神。

菱溪，按图与经皆不载。唐会昌中，刺史李漬为《苒溪记》，云水出永阳岭，西经皇道山下。以地求之，今无所谓苒溪者。询于滁州人，曰此溪是也。杨行密有淮南，淮人为讳其嫌名，以苒力菱，理或然也。

溪旁若有遗址，云故将刘金之宅，石即刘氏之物也。金，伪吴时贵将，与行密俱起合淝，号三十六英雄，金其一也。金本武夫悍卒，而乃能知爱赏奇异，为儿女子之好，岂非遭逢乱世，功成志得，骄于富贵之佚欲而然邪？想其陂池台榭、奇木异草与此石称，亦一时之盛哉！今刘氏之后散为编民，尚有居溪旁者。

予感夫人物之废兴，惜其可爱而弃也，乃以三牛曳置幽谷；又索其小者，得于白塔民朱氏，遂立于亭之南北。亭负城而近，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。

夫物之奇者，弃没于幽远则可惜，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。嗟夫！刘金者虽不足道，然亦可谓雄勇之士，其平生志意，岂不伟哉。及其后世，荒堙零落，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，况欲长有此石乎？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。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，可以一赏而足，何必取而去也哉！

有美堂记

嘉祐二年，龙图阁直学士，尚书吏部郎中梅公，出守于杭。于行也，天子宠之以诗，于是始作有美之堂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，以为杭人之荣。然公之甚爱斯堂也，虽去而不忘。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，命予志之，其请至六七而不倦。予乃为之言曰：

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，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。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，必之乎宽闲之野，寂寞之乡，而后得焉。览人物之盛丽，夸都邑之雄富者，必据乎四达之冲，舟车之会，而后足焉。盖彼放心于物外，而此娱意于繁华，二者各有适焉。然其为乐，不得而兼也。

今夫所谓罗浮、天台、衡岳、洞庭之广，三峡之险，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，乃皆在乎下州小邑，僻陋之邦。此幽潜之士，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。若四方之所聚，百货之所交，物盛人众，为一都会，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，以资富贵之娱者，惟金陵、钱塘。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世，及圣宋受命，海内为一，金陵以后服见诛。今其江山虽在，而颓垣废址，荒烟野草，过而览者，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。独钱塘，自五代始时，知尊中国，效臣顺；及其亡也，顿首请命，不烦干戈，今其民幸富完安乐。又其俗习工巧，邑屋华丽，盖十余万家。环以湖山，在右映带，而闽商海贾，风帆浪舶，出入于江涛浩渺、烟云杳霭之间，可谓盛矣。而临是邦者，必皆朝廷公卿大臣。若天子之侍从，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，故喜占形胜，治亭榭，相与极游览之娱。然其于所取，有得于此者，必有遗于彼。独所谓有美堂者，山水登临之美，人物邑居之繁，一寓目而尽得之。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，而斯堂者，又尽得钱塘之美焉，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。

梅公，清慎好学君子也，视其所好，可以知其人焉。

四年八月丁亥，庐陵欧阳修记。

相州昼锦堂记

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，此人情之所荣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盖士方穷时，困厄闾里，庸人孺子，皆得易而侮之。若季子不礼于其嫂，买臣见弃于妻，一旦高车驷马，旗旄导前，而骑卒拥后，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，瞻望咨嗟，而所谓庸夫愚妇者，奔走骇汗，羞愧俯伏，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。此一介之士，得志于当时，而意气之盛，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。

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，公，相人也。世有令德，为时名卿。自公少时，已擢高科、登显士，海内之士，闻下风而望余光者，盖亦有年矣。所谓将相而富贵，皆公所宜素有。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，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，以惊骇而夸耀之也。然则高牙大纛，不足为公荣；桓圭衮裳，不足为公贵。惟德被生民，而功施社稷，勒之金石，播之声诗，以耀后世而垂无穷，此公之志，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，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！

公在至和中，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，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。既又刻诗于石，以遗相人。其言以快恩仇、矜名誉者为可薄，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，而以为戒。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，而其志岂易量哉！故能出入将相，勤劳王家，而夷险一节。至于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可谓社稷之臣矣。其丰功盛烈，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，乃邦家之光，非闾里之荣也。余虽不获登公之堂，幸尝窃诵公之诗，乐公之志有成，而喜为天下道也，于是乎书。

岷山亭记

岷山临汉上，望之隐然，盖诸山之小者，而其名特著于荊州者，岂非以其人哉！其人谓谁？羊祜叔子、杜预元凯是已。

方晋与吴以兵争，常倚荊州以为重，而二子相继于此，遂以平吴，而成晋业，其功业已盖于当世矣。至于风流余韵，蔼然被于江、汉之间者，至今人犹思之，而于思叔子也尤深。盖元凯以其功，而叔子以其仁，二子所为虽不同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。

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，何哉？《传》言叔子尝登兹山，慨然语其属，以谓此山常在，而前世之士，皆已湮灭于无闻，因自顾而悲伤。然独不知此山待己而名著也。元凯铭功于二石，一置兹山之上，一投汉水之渊。是知陵谷有变，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。岂皆自喜其名之甚，而过为无穷之虑欤？将自待者厚，而所思者远欤？

山故有亭，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。故其屡废而复兴者，由后者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。熙宁元年，余友史君中辉，以光禄卿来守襄阳。明年，因亭之旧，广而新之，既周以回廊之壮，又大其后轩，使与亭相称。君知名当世，所至有声，襄人安其政，而乐从其游也。因以君之官，名其后轩，为光禄堂；又欲纪其事于石，以与叔子、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。君皆不能止也，乃来以记属于余。

余谓君之慕叔子之风，而袭其遗迹，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，可知矣。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，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。此襄人之所欲书也。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，与夫草木烟云之杳霭，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，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、写《离骚》之极目者，宜其览者自得之。至于亭屡废兴，或自有记，或不必究其详者，皆不复道也。

熙宁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，六一居士欧阳修记。

樊侯庙灾记

郑之盗，有入樊侯庙剖神像之腹者。既而大风雨雹，近郑之田，麦苗皆死。人咸骇曰：“侯怒而为之也。”

余谓樊侯本以屠狗立军功，佐沛公至成皇帝，位为列侯，邑食舞阳，剖符传封，与汉长久，《礼》所谓“有功德于民则祀之”者欤？舞阳距郑既不远，又汉、楚常苦战荥阳、京、索间，亦侯平生提戈斩级所立功处，故庙而食之，宜矣。

方侯之参乘沛公，事危鸿门，振目一顾，使羽失气，其勇力足有过人者，故后世言雄武称樊将军，宜其聪明正直，有遗灵矣。然当盗之剖刃腹中，独不能保其心腹肾肠，而反移怒于无罪之民，以骋其恣睢，何哉？岂生能万人敌，而死不能庇一躬耶？岂其灵不神于御盗，而反神于平民以骇其耳目邪？风霆雨雹，天之所以震耀威罚有司者，而侯又得以滥用之邪？

盖闻阴阳之气，怒则薄而为风霆；其不和之甚者，凝结而为雹。方今岁且久旱，伏阴不兴，壮阳则燥，疑有不和而凝结者，岂其适会民之自灾也邪？不然，则暗鸣叱咤，使风驰霆击，则侯之威灵暴矣哉！

伐树记

署之东园，久弗不治。修至始辟之，粪瘠溉枯，为蔬圃十数畦，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。春阳既浮，萌者将动。园之守后曰：“园有樗焉，其根壮而叶大。根壮则梗地脉，耗阳气，而新植者不得滋；叶大则阴翳蒙碍，而新植者不得畅以茂。又其材拳曲臃肿，疏轻而不坚，不足养，是宜伐。”因尽薪之。明日，圃之守又曰：“圃之南有杏焉，凡其根底之广可六七尺，其下之地最壤腴。以杏故，特不得蔬，是亦宜薪。”修曰：“噫，今杏方春且华，将待其实，若独不能损数畦之广为杏地耶？”因勿伐。

既而悟且叹曰：“吁！庄周之说曰：樗、栎以不材终其天年，桂、漆以有用而见伤夭。今樗诚不材矣，然一旦悉剪弃；杏之体最坚密美泽可用，反见存。岂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耶？”

他日，客有过修者。仆夫曳薪过堂下，因指而语客以所疑。客曰：“是何怪耶？夫以无用处无用，庄周之贵也。以无用而贼有用，乌能免哉？彼杏之有华实也，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，幸矣！若桂、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，盖有利之者在死，势不得以生也。与乎杏实异矣。今樗之臃肿不材，而以壮大害物，其见伐诚宜尔。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，又异矣。凡物幸之与不幸，视其处之而已。”客既去，修然其言而记之。

戕竹记

洛最多竹，樊圃棋错。包箨櫛笋之赢，岁尚十数万缗，坐安侯利，宁肯为渭川下。然其治水庸，任土物，简历芟养，率须谨严。家必有小斋闲馆在亏蔽间，宾欲赏，辄腰舆以入，不问辟彊，恬无怪让也。以是名其俗，为好事。

壬申之秋，人吏率持镰斧，亡公私谁何，且戕且桴，不竭不止。守都出令：有敢隐一毫为私，不与公上急病，服王官为慢，齿王民为悖。如是累日，地榛园秃，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，由是知其民之急上。

噫，古者伐山林，纳材苇，惟是地物之美，必登王府，以经于用。不供，谓之畔废；不时，谓之暴殄。今土宇广斥，赋入委叠；上益笃俭，非有广居盛囿之侈。县官材用，顾不衍溢朽蠹，而一有非常，敛取无艺。意者营饰像庙过差乎！书不云：“不作无益害有益。”又曰：“君子节用而爱人。”天子有司所当朝夕谋虑，守官与道，不可以忽也。

推类而广之，则竹事犹末。

养鱼记

折檐之前有隙地，方四五丈，直对非非堂。修竹环绕荫映，未尝植物。因洿以为池，不方不圆，任其地形；不陂不筑，全其自然。纵锸以浚之，汲井以盈之。湛乎汪洋，晶乎清明。微风而波，无波而平。若星若月，精彩下入。予偃息其上，潜形于毫芒，循漪沿岸，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。斯足以舒忧隘而娱穷独也。

乃求渔者之罟，市数十鱼，童子养之乎其中。童子以为斗斛之水不能广其容，盖活其小者而弃其大者。怪而问之，且以是对。嗟乎，其童子无乃嚣昏而无识矣乎？予观巨鱼枯涸在旁，不得其所，而群小鱼游戏乎浅狭之间，有若自足焉。感之而作《养鱼记》。

偃虹堤记

有自岳阳至者，以滕侯之书、洞庭之图来，告曰：“愿有所记。”予发书按图，自岳阳门西，距金鸡之右，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，曰偃虹堤。问其作而名者，曰：“吾滕侯之所为也。”问其所以作之利害，曰：“洞庭，天下之至险；而岳阳，荆、潭、黔、蜀四会之冲也。昔舟之往来湖中者，至无所寓，则皆泊南津，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，而又常有风波之恐，覆溺之虞。今舟之至者，皆泊堤下，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。”问其大小之制、用人之力，曰：“长一千尺，高三十尺，厚加二尺而杀，其上得厚三分之二；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，而不逾时以成。”问其始作之谋，曰：“州以事上转运使，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，凡三反复，而又上于朝廷，决之三司，然后曰可，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。”曰：“此君子之作也，可以书矣。”

盖虑于民也深，则谋其始也精，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。夫以百步之堤，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，惠其民而及于荆、潭、黔、蜀，凡往来湖中，无远迹之人皆蒙其利焉。且岳阳四会之冲，舟之来而止者，日凡有几，使堤土石幸久不朽，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，可以数计哉！夫事不患于不成，而患于易坏。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，而继者常至于殆废。自古贤智之士，为其民捍患兴利，其遗迹往往而在。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，则民到于今受其赐，天下岂有遗利乎？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。

滕侯志大材高，名闻当世。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，常显用之，而功未及就，退守一州。无所用心，略施其余，以利及物。夫虑熟谋审，力不劳而功倍，作事可以为后法，一宜书。不苟一时之誉，思为利于无穷，而告来者不以废，二宜书。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，三宜书。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，乃为之书。

庆历六年 月 日记。

洛阳牡丹记

洛阳之俗，大抵好花。春时，城中无贵贱皆插花，虽负担者亦然。花开时，士庶竞为游遨，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，张幄帟，笙歌之声相闻。最盛于月陂堤、张家园、棠棣坊、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，至花落乃罢。

洛阳至东京六驿，旧不进花，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，始进御。岁遣衙校一员，乘驿马，一日一夕至京师。所进不过姚黄、魏花三数朵。以菜叶实竹笼子，藉覆之，使马上不动摇。以蜡封花蒂，乃数日不落。

大抵洛人家家有花，而少大树者，盖其不接则不佳。春初时，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，谓之山篋子。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，至秋乃接。接花工尤著者，谓之门园子，豪家无不邀之。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，秋时，立契买之，至春见花乃归其直。洛人甚惜此花，不欲传。有权贵求其接头者，或以汤中蘸杀与之。魏花初出时，接头亦直五千，今尚直一千。

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，过此不堪矣。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，乃接。以泥封裹，用软土拥之，以翦叶作庵子罩之，不令见风日，唯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。至春乃去其覆。此接花之法也。

种花必择善地，尽去旧土，以细土用白敛末一斤和之。盖牡丹根甜，多引虫食，白敛能杀虫。此种花之法也。

浇水亦自有时，或用日未出，或日西时。九月，旬日一浇；十月、十二月，二日一浇；正月，隔日一浇；二月，一日一浇。此浇花之法也。

一本发数朵者，择其小者去之，只留一二朵，谓之打剥，惧其分脉也。花才落，便剪其枝，勿令结子，惧其易老也。春初既去翦庵，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。棘气暖，可以辟霜，不损花芽，他大树亦然。此养花之法也。

花开渐小于旧者，盖有蠹虫损之，必寻其穴，以硫黄簪之。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，乃虫所藏者，花工谓之气窗，以大针点硫磺末针之，虫乃死。虫死花复盛。此医花之法也。

乌贼鱼骨以针花树，入其肤，花辄死，此花之忌也。

桑怱传

桑怱，开封雍丘人。其兄慥，本举进士有名；怱亦举进士，再不中，去游汝颖间，得龙城废田数顷，退而力耕。岁凶，汝旁诸县多盗。怱白令：“愿为耆长，往来里中察奸民。”因召里中少年戒曰：“盗不可为也！吾在此，不汝容也！”少年皆诺。里老父子死未敛，盗夜脱其衣；里父老怯，无他子，不敢告县，裸其尸，不能葬。怱闻而悲之，然疑少年王生者。夜入其家，探其篋，不使之知觉。明日遇之，问曰：“尔诺我不为盗矣，今又盗里父子尸者，非尔耶？”少年色动；即推仆地缚之。诘共盗者，王生指某少年。怱呼壮丁守王生，又自驰取少年者。送县，皆伏法。

又尝之郟城，遇尉方出捕盗，招怱饮酒，遂与俱行。至贼所藏，尉怯，阳为不知以过。怱曰：“贼在此，何之乎？”下马独格杀数人，因尽缚之。又闻襄城有盗十许人，独提一剑以往，杀数人，缚其余。汝旁县为之无盗。京西转运使奏其事，授郟城尉。

天圣中，河南诸县多盗，转运奏移浞池尉；崱，古险地，多涂山，而青灰山龙阻险，为盗所恃。恶盗王伯者藏此山，时出为近县害。当此时，王伯名闻朝廷，为巡检者，皆授名以捕之。既怱至，巡检者伪为宣头以示怱，将谋招出之；怱信之，不疑其伪也。因谍知伯所在，挺身入贼中招之，与伯同卧起十余日，信之，乃出。巡检者反以兵邀于山口，怱几不自免。怱曰：“巡检授名，惧无功尔。”即以伯与巡检，使自为功，不复自言。巡检俘献京师；朝廷知其实，罪黜巡检。

怱为尉岁余，改授右班殿直永安县巡检。明道、景祐之交，天下旱蝗，盗贼稍稍起。其间有恶贼二十三人，不能捕。枢密院以传召怱至京，授二十三人姓名，使往捕。怱谋曰：“盗畏吾名，必已溃，溃则难得矣。宜先示之以怯。”至则闭栅，戒军吏无一人得辄出。居数日，军吏不知所为，数请出自效，辄不许。既而夜与数卒变为盗服以出，迹盗所尝行处。入民家，民皆走，独有一媪留，为作饮食；馈之如盗，乃归。复闭栅三日，又往，则携其具就媪饌，而以其余遗媪。媪待以为真盗矣，乃稍就媪，与语，及群盗辈。媪曰：“彼闻桑怱来，始畏之，皆遁矣；又闻怱闭营不出，知其不足畏，今皆还也。某在某处，某在某所矣。”怱尽钩得之。复三日，又往，厚遗之，遂以实告曰：“我，桑怱也。烦媪为察其实而勿泄！后三日，我复来矣。”后又三日往，媪察其实审矣。明旦，部分军士：用甲若干人于某所，取某盗；卒若干人于某处，取某盗。其尤强者在某所，则自驰马以往，士卒不及从，惟四骑追之，遂与贼遇，手杀三人。凡二十三人者，一日皆获。二十八日，复命京师。

枢密吏谓曰：“与我银，为君致阁职。”怱曰：“用赂得官，非我欲，况贫无银！有，固不可也。”吏怒，匿其阍，以免短使送三班，三班用例，与兵马监押。未行，会交趾獠叛海上，杀海上巡检。昭化诸州皆警，往者数辈不能定。因命怱往，尽手杀之，还，乃授■门祗候。怱曰：“是行也，非独吾功，位有居吾上者，吾乃其佐也。今彼留而我还，我厚赏而彼轻，得不疑我盖其功而自伐乎？受之徒惭吾心。”将让其赏归己上者，以奏稿示予。予谓曰：“让之必不听，徒以好名与诈取讥也。”怱叹曰：“亦思之，然士顾其心何如尔。当自信其心以行，讥何累也？若欲避名，则善皆不可为也已。”余惭其言。卒让之；不听。怱虽举进士，而不甚知书，然其所为皆合道理，

多此类。

始居雍丘，遭大水，有粟二廩，将以舟载之；见民走避溺者，遂弃其粟，以舟载之。见民荒岁，聚其里人饲之，粟尽乃止。恽善剑及铁简，力过数人，而有谋略。遇人常畏，若不自足。其为人不甚长大，亦自修为威仪，言语如不出其口。卒然遇人，不知其健且勇也。

庐陵欧阳修曰：勇力，人所有；而能知用其勇者，少矣。若恽，可谓义勇之士。其学问不深而能者，盖天性也。余固喜传人事，尤爱司马迁善传，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，喜读之，欲学其作，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！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，而古人未必然也。及得桑恽事，乃知古之人有然焉，迁书不诬也，知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。恽所为壮矣，而不知予文能如迁书使人读而喜否？姑次第之。

《释秘演诗集》序

予少以进士游京师，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。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，休兵革，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，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，无所用其能者，往往伏而不出；山林屠贩，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，欲从而求之不可得。

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。曼卿为人，廓然有大志，时人不能用其材，曼卿亦不屈以求合；无所放其意，则往往从布衣野老，酣嬉淋漓，颠倒而不厌。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，庶几狎而得之，故尝喜从曼卿游，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。

浮屠秘演者，与曼卿交最久，亦能遗外世俗，以气节自高。二人欢然无所间。曼卿隐于酒，秘演隐于浮屠，皆奇男子也，然喜为诗歌以自娱。当其极饮大醉，歌吟笑呼，以适天下之乐，何其壮也！一时贤士，皆愿从其游，予亦时至其室。十年之间，秘演北渡河，未之济、郢，无所合，困而归。曼卿已死，秘演亦老病。嗟夫！二人者，予乃见其盛衰，则予亦将老矣。

夫曼卿诗辞清绝，尤称秘演之作，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。秘演状貌雄杰，其胸中浩然，既习于佛无所用；独其诗可行于世，而懒不目惜。已老，肢其橐，尚得三、四百篇，皆可喜者。曼卿死，秘演漠然无所向。闻东南多山水，其巖崖崛崿，江涛汹涌，甚可壮也，遂欲往游焉，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。于其将行，为叙其诗，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。庆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序。

《释惟俨文集》序

惟俨，姓魏氏，杭州人。少游京师，三十余年。虽学于佛，而通儒术。喜为辞章。与吾亡友曼卿交最善。曼卿遇人，无所择，必皆尽其欣欢；惟俨非贤士不交，有不可其意，无贵贱一切闭拒绝去，不少顾。曼卿之兼爱，惟俨之介，所趣虽异，而交合无所间。曼卿尝曰：“君子泛爱而亲仁。”惟俨曰：“不然。吾所以不交妄人，故能得天下士。若贤、不肖混，则贤者安肯顾我哉？”以此一时贤士多从其游。

居相国浮图，不出其户十五年。尝游其室者，礼之唯恐不至；及去为公卿贵人，未始一往干之。然尝窃怪平生所交，皆当世贤杰，未见卓卓著功业如古人可记者。因谓：“世所称贤材，若不答兵走万里立功海外，则当佐天子号令赏罚于明堂。苟皆不用，则绝宠辱，遗世俗，自高而不屈，安能酣豢于富贵而无为哉？”醉则以此诮其坐人，人亦复之。以谓：“遗世自守，古人之所易；若奋身逢时，欲必就功业，此虽圣贤难之，周、孔所以穷达异也。今子老于浮图，不见用于世，而幸不践穷亨之涂，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责令入之必然耶？”虽然，惟俨傲乎退偃于一室，天下之务，当世之利病，听其言终日不厌。惜其将老也已！

曼卿死，惟俨亦买地京城之东，以谋其终。乃敛平生所为文数百篇示予曰：“曼卿之死，既已表其墓；愿为我序其文，然及我之见也。”嗟夫！惟俨既不用于世，其材莫见于时；若考其笔墨驰骋、文章赡逸之能，可以见其志矣！庐陵欧阳永叔序。

《集古录》目序

物常聚于所好，而常得于有力之强。有力而不好，好之而无力，虽近且易，有不能致之。

象、犀、虎、豹、蛮夷山海杀人之兽，然其齿角皮革，可聚而有也。玉出昆仑，流沙万里之外，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。珠出南海，常生深渊，采者腰絙而入水，形色非人，往往不出，则下饱蛟鱼。金矿于山，凿深而穴远，篝火餽粮而后进，其崖崩窟塞，则遂葬于其中者，率常数十百人。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，常如此。然而金、玉、珠玑，世常兼聚而有也。凡物，好之而有力，则无不至也。

汤盘、孔鼎，岐阳之鼓，岱山、邹峰、会稽之刻石，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、彝器、铭、诗、序、记，下至古文、籀、篆、分、隶诸家之字书，皆三代以来至宝，怪奇伟丽，工妙可喜之物。其去人不远，其取之无祸。然而风霜兵火，湮沦磨灭，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，由世之好者少也。幸而有好之者，又其力或不足，故仅得其一二，而不能使其聚也。

夫力莫如好，好莫如一。予性颢而嗜古，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，故得一其所好于斯。好之已笃，则力虽未足，犹能致之。故上自周穆王以来，下更秦、汉、隋、唐、五代，外至四海九州、名山大泽、穷崖绝谷、荒林破冢，神仙鬼物、诡怪所传，莫不皆有，以为《集古录》。以谓传写失真，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，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。盖其取多而未已，故随其所得而录之。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，乃撮其大要，别为录目，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，以传后学，庶益于多闻。

或讥予曰：“物多则其势难聚，聚久而无不散，何必区区于是哉？”予对曰：“足吾所好，玩而老焉可也。象、犀、金、玉之聚，其能果不散乎？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。”

庐陵欧阳修序。

《苏氏文集》序

予友苏子美之亡后四年，始得其平生文章遗稿于太子太傅杜公之家，而集录之以为十卷。子美，杜氏婿也，遂以其集归之，而告于公曰：“斯文，金玉也。弃掷埋没，粪土不能销蚀。其见遗于一时，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。虽其埋没而未出，其精气光怪，已能常自发见，而物亦不能掩也。故方其摈斥摧挫、流离穷厄之时，文章已自行于天下，虽其怨家仇人，及尝能出力而挤之死者，至其文章，则不能少毁而掩蔽之也。凡人之情，忽近而贵远，子美屈于今世犹若此，其伸于后世宜如何也！公其可无恨。”

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，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，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。后百有余年，韩、李之徒出，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。唐衰兵乱，又百余年而圣宋兴，天下一定，晏然无事。又几百年，而古文始盛于今。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。幸时治矣，文章或不能纯粹，或迟久而不相及。何其难之若是欤？岂非难得其人欤？苟一有其人，又幸而及出于治世，世其可不为之贵重而爱惜之欤？嗟吾子美，以一酒食之过，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；此其可以叹息流涕，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！

子美之齿少于予，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。天圣之间，予举进士于有司，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撻裂，号为“时文”，以相夸尚。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，时人颇共非笑之，而子美不顾也。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，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。由是其风渐息，而学者稍趋于古焉。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，其始终自守，不牵世俗趋舍，可谓特立之士也。

子美官至大理评事、集贤校理而废，后为湖州长史以卒，享年四十有一。其状貌奇伟，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，久而愈可爱慕。其材虽高，而人亦不甚嫉忌，其击而去之者，意不在子美也。赖天子聪明仁圣，凡当时所指名而排斥。二三大臣而下，欲以子美为根而累之者，皆蒙保全，今并列于荣宠。虽与子美同时饮酒得罪之人，多一时之豪俊，亦被收采，进显于朝廷。而子美独不幸死矣，岂非其命也？悲夫！

庐陵欧阳修序。

送杨置序

予尝有幽忧之疾，退而闲居，不能治也。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，受宫声数引，久而乐之，不知疾之在其体也。

夫琴之为技小矣。及其至也，大者为宫，细者为羽，操弦骤作，忽然变之：急者凄然以促，缓者舒然以和。如崩崖裂石，高山出泉，而风雨夜至也；如怨夫、寡妇之叹息，雌雄雍雍之相鸣也。其忧深思远，则舜与文王、孔子之遗音也；悲愁感愤，则伯奇孤子、屈原忠臣之所叹也。喜怒哀乐，动人必深，而纯古淡泊，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、孔子之文章、《易》之忧患、《诗》之怨刺无以异。其能听之以耳，应之以手，取其和者，道其湮郁，写其幽思，则感人之际，亦有至者焉。

予友杨君，好学有文，累以进士举，不得志，反从荫调，为尉于剑浦。区区，在东南数千里以外，是其心固有不平者，且少又多疾，而南方少医药，风俗、饮食异宜。以多疾之体，有不平之心，居异宜之俗，其能郁郁以久乎？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，于琴亦将有得焉。故余作《琴说》以赠其行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。

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

五代之初，天下分为十三四。及建隆之际，或灭或微，其在者犹七国，而蜀与江南地最大。以周世宗之雄，三至淮上不能举李氏。而蜀亦恃险为阻，秦陇山南皆被侵夺，而荆人缩手归峡，不敢西窥以争故地。及太祖受天命，用兵不过万人，举两国如一郡县吏，何其伟欤！

当此时，文初之祖从诸将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，功最多。于时语名将者称田氏。田氏功书史官，禄世于家，至今而不绝。及天下已定，将率无所用其武，士君子争以文儒进。故文初将家子反衣白衣，从乡进士举于有司。彼此一时，亦各遭其势而然也。

文初辞业通敏，为人敦洁可喜。岁之仲春，自荆南而西，拜其亲于万州，维舟夷陵；予与之登高以远望，遂游东山，窥绿萝溪，坐磐石。文初爱之，留数日乃去。夷陵者，其地志云：“北有夷山以为名。”或曰：“巴峡之险，至此地始平夷”。盖今文初所见，尚未为山川之胜者；由此而上，溯江湍，入三峡，险怪奇绝，乃可爱也。当王师伐蜀时，兵出两道：一自夔州以入，一自归州以取忠、万以西。今之所经，皆王师向所用武处，览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赋矣。

《梅圣俞诗集》序

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，夫岂然哉！盖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。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，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，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，往往探其奇怪；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，其兴于怨刺，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，而写人情之难言，盖愈穷则愈工。然则非诗之能穷人，殆穷者而后工也。

予友梅圣俞，少以荫补为吏，累举进士，辄抑于有司。困于州县凡十馀年，年今五十，犹从辟书，为人之佐。郁其所蓄，不得奋见于事业。其家宛陵，幼习于诗，自为童子，出语已其长老。既长，学乎六经仁义之说，其为文章，简古纯粹，不求苟说于世，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。然时无贤愚，语诗者必求之圣俞；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，乐于诗而发之。故其平生所作，于诗尤多。世既知之矣，而未有荐于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：“二百年无此作矣！”虽知之深，亦不果荐也。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，作为雅颂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，荐之清庙，而追商、周、鲁颂之作者，岂不伟欤！奈何使其老不得志，而为穷者之诗，乃徒发于虫鱼物类、羁愁感叹之言？世徒喜其工，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。可不惜哉！

圣俞诗既多，不自收拾。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，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，次为十卷。予尝嗜圣俞诗，而患不能尽得之，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，辄序而藏之。

其后十五年，圣俞以疾卒于京师，余既哭而铭之，因索于其家，得其遗稿千馀篇，并旧所藏，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。呜呼！吾于圣俞诗，论之详矣，故不复云。

庐陵欧阳修序。

送徐无党南归序

草木鸟兽之为物，众人之为人，其为生虽异，而为死则同，一归于腐坏、湮灭而已。而众人之中，有圣贤者，固亦生且死于其间，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，虽死而不朽，逾远而弥存也。其所以为圣贤者，修之于身，施之于事，见之于言，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。

修于身者，无所不获；施于事者，有得有不得焉；其见于言者，则又有能有不能也。施于事矣，不见于言可也。自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史记》所传，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？修于身矣，而不施于事，不见于言，亦可也。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，有能言语者矣。若颜回者，在陋巷，曲肱饥卧而已，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，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，以为不敢望而及，而后世更百千岁亦未有能及之者。其不朽而存者，固不待施于事，况于言乎？

予读班固《艺文志》、唐四库书目，见其所列，自三代、秦、汉以来，著书之士，多者至百余篇，少者犹三四十篇；其人不可胜数，而散亡磨灭，百不一、二存焉。予窃悲其人，文章丽矣，言语工矣，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，鸟兽好音之过耳也。方其用心与力之劳，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？而忽焉以死者，虽有迟有速，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湮灭。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。今之学者，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，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，皆可悲也。

东阳徐生，少从予学，为文章稍稍见称于人。既去，而与群士试于礼部，得高第，由是知名。其文辞日进，如水涌而山出。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，故于其归，告以是言。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，亦因以自警焉。

《江邻几文集》序

余窃不自揆，少习为铭章，因得论次当世贤士大夫功行。自明道、景祐以来，名卿巨公往往见于余文矣。至于朋友故旧，平居握手言笑，意气伟然，可谓一时之盛；而方从其游，遽哭其死、遂铭其藏者，是可叹也。

盖自尹师鲁之亡，逮令二十五年之间，相继而歿为之铭者至二十人；又有余不及铭，与虽铭而非交且旧者，皆不与焉。呜呼！何其多也！不独善人君子难得易失，而交游零落如此，反顾身世死生盛衰之际，又可悲夫！

而其间又有不幸罹忧患，触网罗，至困阨流离以死，与夫仕宦连蹇，志不获伸而歿，独其文章尚见于世者，则又可哀也欤！然则虽其残篇断稿，犹为可惜；况其可以垂世而行远也！故余于圣俞、子善之歿，既已铭其圻，又类集其文而序之，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，以此也。

陈留江君邻几，常与圣俞、子美游，而又与圣俞同时以卒，余既志而铭之。后十有五年，来守淮西，又于其家得文集而序之。邻几，毅然仁厚君子也。虽知名于时，仕宦久而不进，晚而朝廷方将用之，未及而卒。其学问通博，文辞雅正深粹，而论议多所发明，诗尤清淡闲肆可喜。然其文已自行于世矣，固不待余言以为轻重，而余特区区于是者，盖发于有感而云然。熙宁四年三月 日，六一居士序。

送陈经秀才序

伊出陆浑，略国南，绝山而下，东以会河。山夹水东西，北直国门，当双阙。隋炀帝初营宫洛阳，登邙山南望，曰：“此岂非龙门邪！”世因谓之“龙门”，非《禹贡》所谓导河自积石而号龙门者也。然山形中断，岩崖缺呀，若断若鑿。当禹之治水九州，披山斩木，遍行天下，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，皆禹凿之，岂必龙门？

然伊之流最清浅，水溅溅鸣石间。刺舟随波，可为浮泛；钓鲂擣鳖，可供膳羞。山两麓浸流中，无岩崭颓怪盘绝之险，而可以登高顾望。自长夏而往，才十八里，可以朝游而暮归。故人之游此者，欣然得山水之乐，而未尝有筋骸之劳，虽数至不厌也。

然洛阳西都，来此者多达官尊重，不可辄轻出。幸时一往，则骑奴从骑吏属遮道，唱呵后先，前侯旁扶，登览未周，意已怠矣。故非有激流上下、与鱼鸟相傲然徙倚之适也。然能得此者，惟卑且闲者宜之。

修为从事、子聪参军、应之县主簿、秀才陈生旅游，皆卑且闲者。因相与期于兹夜宿西峰，步月松林间，登山上方，路穷而返。明日，上香山石楼，听八节滩，晚泛舟，傍山足夷犹而下，赋诗饮酒，暮已归。后三日，陈生告予且西。予方得生喜与之游也，又遽去，因书其所以游以赠其行。

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

前年五月，大霖雨杀麦，河溢东畿浸下田。已而不雨，至于八月，菽粟死高田。三司有言：“前时溢博州，民冒河为言，得免租者盖万计。今岁秋当租，惧民幸水旱因缘得妄免，以亏兵食，慎敕有司谨之。”朝廷因举田今，约束州县吏。吏无远近，皆望风恶民言水旱，一以农田敕限，甚者笞而绝之。

畿之民诉其县，不听；则诉于开封，又不听；则相与聚立宣德门外诉于宰相。于是遣吏四出视诸县。视者还，而或言灾或言否，然言否者十七八。最后视者还，言民实灾，而吏徒畏约束以苟自免尔。天子闻之惻然，尽蠲畿民之租。

余尝窃叹曰：民生幸而为畿民，有缓急，近而易知也。雨降于天，河溢于地，与赤日之出，是三者，物之易见也。前二三岁旱蝗相连，朝廷岁岁随其灾之厚薄，蠲其赋之多少；至兵食不足，则岁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。是在上者之爱人，而仁人之心易惻也。以易知之近，言易见之事，告易惻之仁，然吏一壅之，几不得达。况四海之大，几万里而远，事之难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见者何数！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达于下，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于上者，吏居其间而壅之尔。可胜叹哉！

扶风为县，限关之西，距京师在千里外。民之不幸而事有隐微者何限！其能生死曲直之者，令与主簿、尉三人。而民之志得不壅而闻于州，州不壅而闻于上；县不壅而民志通者，令与主簿、尉达之而已。

王君圣纪主簿于其县。圣纪好学有文，佐是县也，始试其为政焉，故以夫素所叹者告之。

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，庐陵欧阳修序。

读李翱文

予始读翱《复性书》三篇，曰：此《中庸》之义疏尔。智者诚其性，当读《中庸》；愚者虽读此，不晓也，不作可焉。又读《与韩侍郎荐贤书》，以谓翱穷时愤世无荐己者，故丁宁如此；使其得志，亦未必。然以韩为“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”，亦善论人者也。最后读《幽怀赋》，然后置书而叹，叹已复读，不自休。恨翱不生于今，不得与之交；又恨予不得生翱时，与翱上下其论也。

凡昔翱一时人，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。愈尝有赋矣，不过美二鸟之光荣，叹一饱之无时尔；推是心使光荣而饱，则不复云矣。若翱独不然，其赋曰：“众嚣嚣而杂处兮，咸叹老而嗟卑；视予心之不然兮，虑行道之犹非。”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，以为忧。呜呼，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，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！

然翱幸不生今时，见今之事；则其忧又甚矣！奈何今之人不忧也？余行天下，见人多矣，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，又皆贱远，与翱无异；其余光荣而饱者，一闻忧世之言，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，不怒则笑之矣。呜呼，在位而不肯自忧，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，可叹也夫！

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，欧阳修书。

记旧本韩文后

予少家汉东。汉东僻陋，无学者；吾家又贫，无藏书。州南有大姓李氏者，其子尧辅颇好学，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。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，发而视之，得唐《昌黎先生文集》六卷，脱落颠倒无次序。因乞李氏以归，读之，见其言深厚而雄博。然予犹少，未能悉究其义，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。

是时，天下学者杨、刘之作，号为时文，能者取科第、擅名声，以夸荣当世，未尝有道韩文者。予亦方举进士，以礼部诗赋为事。年十有七，试于州，为有司所黜。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，则喟然叹曰：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！因怪时人之不道，而顾己亦未暇学，徒时时独念于予心。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，苟得禄矣，当尽力于斯文，以偿其素志。

后七年，举进士及第，官于洛阳，而尹师鲁之徒皆在，遂相与作为古文。因出所藏《昌黎集》而补缀之，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。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，百韩文遂行于世。至于今，盖三十余年矣，学者非韩不学也。可谓盛矣。

呜呼！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，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；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，亦其理有当然者。而孔、孟惶惶于一时，而师法于千万世。韩氏之文，没而不见者二百年，而后大施于今。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，盖其久而愈明，不可磨灭，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，其道当然也。

予之始得于韩也，当其沉没弃废之时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，于是就而学之。则予之所为者，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？亦志乎久而已矣。故予之仕，于进不为喜、退不为惧者，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。

集本出于蜀，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，而脱谬尤多。凡三十年间，闻人有善本者，必求而改正之。其最后卷帙不足，今不复补者，重增其故也。予家藏书万卷，独《昌黎先生集》为旧物也。呜呼！韩氏之文之道，万世所共尊，天下所共传而有也。予于此本，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。

祭尹师鲁文

维年月日，具官欧阳修谨以清酌庶羞之奠，祭于亡友师鲁十二兄之灵曰：

嗟呼师鲁！辩足以穷万物，而不能当一狱吏；志可以挟四海，而无所措其一身。穷山之崖，野水之滨，猿獠之窟，麋鹿之群，犹不容于其间兮，遂即万鬼而为邻。嗟呼师鲁！世之恶子之多，未必若爱子者之众，何其穷而至此兮，得非命在乎天，而不在于人？方其奔颠斥逐，困厄艰屯，举世皆冤，而语言未尝以自及，以穷至死，而妻子不见其悲欣。用舍进退，屈伸语默，夫何能然，乃学之力。至其握手为诀，隐几待终，颜色不变，笑言从容；死生之间，既已能通于性命，忧患之至，宜其不累于心胸。自子云逝，善人宜哀；子能自达，予又何悲！惟其师友之益，平生之旧，情之难忘，言不可究。

嗟呼师鲁！自古有死，皆归无物，惟圣与贤，虽埋不没，尤于文章，焯若星日。子之所为，后世师法，虽嗣子尚幼，未足以付予；而世人藏之，庶可无于坠失。子于众人，最爱予文，寓辞千里，侑此一尊，冀以慰子，闻乎不闻？尚飨。

祭苏子美文

维年月日，具官欧阳修谨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亡友湖州长史苏君子美之灵曰：

哀哀子美，命止斯邪；小人之幸，君子之嗟！子之心胸，蟠屈龙蛇，风云变化，雨雹交加，忽然挥斧，霹雳轰车；人有遭之，心惊胆落，震仆如麻；须臾霁止，而回顾百里，山川草木，开发萌芽。子於文章，雄豪放肆有如此者，吁可怪邪！

嗟呼世人，知此而已，贪悦其外，不窥其内；欲知子心，穷达之际，金石虽坚，尚可破坏，子於穷达，始终仁义。惟人不知，乃穷至此，蕴而不见，遂以没地，独留文章，照耀后世。嗟世之愚，掩抑毁伤，譬如磨鉴，不灭愈光；一世之短，万世之长，其间得失，不待较量。哀哀子美，来举予觞。尚飨。

祭石曼卿文

维治平四年七月日，具官欧阳修谨遣尚书都省令史李敷至于太清，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，而吊之以文。曰：

呜呼曼卿！生而为英，死而为灵。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，暂聚之形；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，后世之名。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，而著在简册者昭如日星。

呜呼曼卿！吾不见子久矣，犹能仿佛子之平生。其轩昂磊落，突兀峥嵘，而埋藏于地下者，意其不化为朽壤，而为金玉之精。不然，生长松之千尺，产灵芝而九茎。奈何荒烟野蔓，荆棘纵横；风凄露下，走磷飞萤。但见牧童樵叟，歌吟而上下；与夫惊禽骇兽，悲鸣踯躅而咿嚶。今固如此，更千秋而万岁兮，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鼪？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，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！

呜呼曼卿！盛衰之理，吾固知其如此，而感念畴昔，悲凉凄怆，不觉临风而陨涕者，有愧乎太上之忘情。尚飨！

准诏言事上书

月日，臣修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。臣近准诏书，许臣上书言事。臣学识愚浅，不能广引深远，以明治乱之原，谨采当今急务，条为三弊五事，以应诏书所求。伏惟陛下裁择。

臣闻自古王者之治天下，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，则心愈劳而事愈乖；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，则言愈多而听愈惑。故为人君者，以细务而责人，专大事而独断，此致治之要术也；纳一言而可用，虽众说不得以沮之，此力行之果断也。知此二者，天下无难治矣。

伏见国家自大兵一动，中外骚然。陛下思社稷之安危，念兵民之疲弊，四五年来，圣心忧劳，可谓至矣。然而兵日益老，贼日益强，并九州之力讨一西戎小者，尚无一人敢前。今又北戎大者违盟而动，其将何以御之！从来所患者夷狄，今夷狄叛矣；所恶者盗贼，今盗贼起矣；所忧者水旱，今水旱作矣；所赖者民力，今民力困矣；所须者财用，今财用乏矣。陛下之心，日忧于一日；天下之势，岁危于一岁。此臣所谓用心虽劳，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。近年朝廷开发言路，献计之士不下数千，然而事绪转多，枝梧不暇。从前所采，众议纷纭；至于临事，谁策可用？此臣所谓听言虽多，不如力行之果断者也。

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尚阙者，不过曰无兵也，无将也，无财用也，无御戎之策也，无可任之臣也。此五者，陛下忧其未有，而臣谓今皆有之，然陛下未得而用者，未思其术也。国家创业之初，四方割据，中国地狭，兵民不多，然尚能南取荆楚，收伪唐，定闽岭，西平两蜀，东下并、潞，北窥幽、燕。当时所用兵财将吏，其数几何，惟善用之，故不觉其少。何况今日承百年祖宗之业，尽有天下之富强，人众物盛，十倍国初。故臣敢言有兵、有将、有财用、有御戎之策、有可任之臣。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，其故何哉？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。

何谓三大弊？一曰不慎号令，二曰不明赏罚，三曰不责功实。此三弊因循于上，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。臣闻号令者，天子之威也；赏罚者，天子之权也。若号令不信，赏罚不当，则天下不服，故又须责臣下以功实，然后号令不虚出而赏罚不滥行。是以慎号令、明赏罚、责功实，此三者，帝王之奇术也。自古人君，英雄如汉武帝，聪明如唐太宗，皆知用此三术而自执威权之柄，故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。汉武好用兵，则诛灭四夷，立功万里，以快其心；欲求将，则有卫、霍之材以供其指使；欲得贤士，则有公孙、董、汲之徒以称其意。唐太宗好用兵，则诛突厥、服辽东，威振夷狄以逞其志；欲求将，则有李靖、李勣之徒入其驾驭；欲得贤士，则有房、杜之徒在其左右。此二帝者，可谓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，无他术也，惟能自执威权之柄耳。

伏惟陛下以圣明之姿，超出二帝，又尽有汉、唐之天下。然而欲御边则常患无兵，欲破贼则常患无将，欲赡军则常患无财用，欲威服四夷则常患无策，欲任使贤材则常患无人；是所求皆不得，所欲皆不如意，其故无他，由不用威权之术也。自古帝王，或为强臣所制，或为小人所惑，则威权不得出于己。今朝无强臣之患，旁无小人偏任之溺，内外臣庶，尊陛下如天，爱陛下如父，倾耳延首，愿听陛下之所为，然何所惮而不为乎！若一日赫然执威权以临之，则万事皆办，何患五者之无。奈何为三弊之因循，一事之不集。

臣请言三弊。夫言多变则不信，令频改则难从。今出令之初，不加详审，行之未久，寻又更张。以不信之言，行难从之令，故每有处置之事，州县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。则官吏或相谓曰：且未要行，不久必须更改。或曰：备礼行下，略与应破指挥。旦夕之间，果然又变。至于将吏更易，道路疲于送迎；符牒纵横，上下莫能遵守。中外臣庶或闻而叹息，或闻而窃笑。叹息者有忧天下之心，窃笑者有轻朝廷之意。号令如此，欲威天下，其可得乎？此不慎号令之弊也。

用人之术，不过赏罚。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，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，虽有人，不可用矣。太祖时，王全斌破蜀而归，功不细矣，犯法一贬十年不问。是时方讨江南，故黜全斌与诸将立法，及江南已下，乃复其官。太祖神武英断，所以能平定天下者，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。昨关西用兵四五年矣，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，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，则诸将谁肯立功矣。裨将畏懦逗留者，皆当斩罪，或暂贬而寻迁，或不贬而依旧，军中见有罪者不诛，则诸将谁肯用命矣。所谓赏不足功，威无所惧，赏罚如此，而欲用人，其可得乎？此不明赏罚之弊也。

自兵动以来，处置之事不少，然多有名而无实。臣请略言其一二，则其他可知。数年以来，点兵不绝，诸路之民半为兵矣，其间老弱病患、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。是有点兵之虚名而无得兵之实数也。新集之兵，所在教习，追呼上下，民不安居。主教者非将领之材，所教者无旗鼓之节。往来州县，愁叹嗷嗷。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，又无训齐精炼之法：此有教兵之虚名而无训兵之实艺也。诸路州军分造器械：工作之际已劳民力，辇运搬送又苦道途。然而铁刃不刚，筋胶不固，长短大小多不中度，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，不计所用之不堪，经历官司又无检责。此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也。以草草之法，教老怯之兵，执钝折不堪之器械，百战百败，理在不疑，临事而悟，何可及乎！故事无大小，悉皆卤莽，则不责功实之弊也。臣故曰三弊因循于上，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。万事不可尽言，臣请言大者五事。

其一曰兵。臣闻攻人以谋不以力，用兵斗智不斗多。前代用兵之人，多者常败，少者常胜。汉王寻等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，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；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万人而败，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；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，退而归许，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四五万，是用兵多则败少则胜之明验也。况于夷狄，尤难以力争，只可以计取。李靖破突厥于定襄，只用三千人；其后破颉利于阴山，亦不过一万。盖兵不在多，能以计取尔。故善用兵者，以少为多；不善用者，虽多而愈少也。为今计者，添兵则耗国，减兵则破贼。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，可谓多矣。然训练不精，又有老弱虚数，则十人不当一人，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人之用。加又军无统制，分散支离，分多为寡，兵法所忌。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，故常战而常败也。臣愿陛下赫然奋威，敕励诸将精加训练，去其老弱，七八十万中可得五十万数。古人用兵，以一当百；今既未能，但得以一当十，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。此所谓善用兵者以少而为多，古人所以少而常胜者以此也。今不思实效，但务添多，耗国耗民，积以年岁，贼虽不至，天下已困矣。此一事也。

其二曰将。臣又闻古语曰，将相无种。故或出于奴仆，或出于军卒，或出于盗贼，惟能不次而用之，乃为名将耳。国家求将之意虽劳，选将之路太狭。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，则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；试将材者限

以弓马，一夫之勇，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；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，以其贫贱而薄之，不过与一主簿借职，使其快快而去，则古之屠钓饭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。至于无人可用，则宁用龙钟跛臂、庸懦暗劣之徒，皆授之兵柄。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。前日澶渊之卒几为国家生事，此可见也。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，但云当今之无将。臣愿陛下革去旧弊，奋然精求。有贤豪之士，不须限于下位；有智略之人，不必试以弓马；有山林之杰，不可薄其贫贱。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，人臣亦将以非常之效报国。此二事也。

其三曰财用。臣又闻善治病者，必医其受病之处；善救弊者，必寻其起弊之源。今天下财用困乏，其弊安在？起于用兵而费大故也。汉武帝好穷兵，用尽累世之财，当时勒兵单于台不过十八万，尚能困其国力，况未若今日七八十万连四五年而不罢。所以罄天地之所生，竭万民之膏血，而用不足也。今虽有智者，物不能增而计无所出矣。惟有减冗卒之虚费，练精兵而速战，功成兵罢，自然足矣。今兵有可减之理，无人敢当其事；贼有速击之便，无将敢奋其勇。后时败事，徒耗国而耗民。此三事也。

其四曰御戎之策。臣又闻兵法曰：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。”北虏与朝廷通好仅四十年，不敢妄动，今一旦发其狂谋者，其意何在？盖见中国频为元昊所败，故敢启其贪心，伺隙而动尔。今若敕励诸将，选兵秣马，疾入西界，但能痛败昊贼一阵，则吾军威大振，而虏计沮矣。此所谓上兵伐谋者也。今訶事者皆知北虏与西贼通谋，欲并二国之力窥我河北、陕西。今若我能向击败其一国，则虏势减半，不能独举。此兵法所谓伐交者也。元昊地狭，贼兵不多，向来攻我，传闻北虏常有助兵。今若虏中自有点集之谋，而元昊骤然被击，必求助于北虏。北虏分兵助昊，则可牵其南寇之力；若不助昊，则二国有隙，自相疑贰。此亦伐交之策也。假令二国克期分路来寇，我能先期大举，则元昊苍皇自救不暇，岂能与北虏相为表里？是破其素定之约，乖其克日之期。此兵法所谓“亲而离之”者，亦伐交之策也。元昊叛逆以来，幸而屡胜，常有轻视诸将之心。今又见朝廷北忧戎虏，方经营于河朔，必谓我师不能西出。今乘其骄怠，正是疾驱急击之时。此兵法所谓“出其不意”者，取胜之上策也。前年西将有请出攻者，当时贼气力方盛，我兵未练，朝廷尚许其出师。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势，此不可失之时。彼方幸吾忧河北，而不虞我能西征，出其不意，此可攻之势也。自四路分帅，今已半年，训练恩信，兵已可用，故近日屡奏小捷。是我师渐振，贼气渐衄，此可攻之势也。苟失此时，而使二虏先来，则吾无策矣。臣愿陛下诏执事之臣，熟议而行之。此四事也。

其五曰可任之臣。臣又闻仲尼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”况今文武列职遍于天下，其间岂无材智之臣？而陛下总治万机之大，既不暇尽其人，故不能躬自进贤而退不肖；执政大臣动拘旧例，又不敢进贤而退不肖；审官、吏部、三班之职，但掌文簿差除而已，又不敢越次进贤而退不肖。是上自天子，下至有司，无一人得进贤而退不肖者，所以贤愚混杂，侥幸相容，三载一迁，更无旌别。平居无事，惟患太多，而差遗不行；一旦临事要人，常患乏人使用。自古任官之法，无如今日之缪也。今议者或谓举主转官为进贤，犯罪黜责为退不肖，此不知其弊之深也。大凡善恶之人，各以类聚。故守廉慎者各举请之于人，有赃污者各举贪污之人，好循私者各举请求之人，性庸暗者各举不材之人。朝廷不问是非，但见举主数足，便与改官，则清干者进矣，贪浊者亦进矣，请求者亦进矣，不材者亦进矣。混淆如此，便可为进贤

之法乎！方今黜责官吏，岂有澄清纠举之术哉，惟犯赃之人因民论诉者，乃能黜之耳。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财赂者，亦强黜之吏，政事必由己出，故虽诛剥豪民，尚或不及贫弱；至于不材之人，不能主事，众胥群吏，共为奸欺，则民无贫富，一时受弊。以此而言，则赃吏与不材之人为害等耳。今赃吏因自败者，乃加黜责，十不去其一二。至于不材之人，上下共知而不问，宽缓客奸，其弊如此，便可谓退不肖之法乎！贤不肖既无别，则宜乎设官虽多，而无人可用也。

臣愿陛下明赏罚、责功实，则材皆列于陛下之前矣。臣故曰五者皆有，然陛下不得而用者，为有弊也。三弊五事，臣既已详言之矣，惟陛下择之，天下之务不过此也。

方今天文变于上，地理逆于下，人心怨于内，四夷攻于外，事势如此矣，非是陛下迟疑宽缓之时，惟愿为社稷生民留意。臣修昧死再拜。

答吴充秀才书

修顿首白，先辈吴君足下。前辱示书及文三篇，发而读之，浩乎若千万言之多，及少定而视焉，才数百言尔。非夫辞丰意雄，沛然有不可御之势，何以至此！然犹自患低低莫有开之使前者，此好学之谦言也。

修材不足用于时，仕不足荣于世，其毁誉不足轻重，气力不足动人。世之欲假誉以为重，借力而后进者，奚取于修焉。先辈学精文雄，其施于时，又非待修誉而为重，力而后进者也。然而惠然见临，若有所责，得非急于谋道，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？

夫学者未始不为道，而至者鲜焉；非道之于人远也，学者有所溺焉尔。盖文之为言，难工而可喜，易悦而自足。世之学者往往溺之，一有工焉，则曰：吾学足矣。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，曰：吾文士也，职于文而已。此其所以至之鲜也。

昔孔子老而归鲁，六经之作，数年之顷尔。然读《易》者如无《春秋》，读《书》者如无《诗》，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！圣人之文虽不可及，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。故孟子皇皇，不暇著书，荀卿盖亦晚而有作。若子云、仲淹，方勉焉以模言语，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。后之惑者，徒见前世之文传，以为学者文而已，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。此足下所谓“终日不出于轩序，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”者，道未足也。若道之充焉，虽行乎天地，入于渊泉，无不之也。

先辈之文浩乎沛然，可谓善矣。而又志于为道，犹自以为未广，若不止焉，孟、荀可至而不难也。修学道而不至者，然幸不甘于所悦，而溺于所止。因吾子之能不自止，又以励修之少进焉。幸甚幸甚！修白。

上杜中丞论举官书

具官修，谨斋沐拜书中丞执事。修前伏见举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为主簿，近者，闻介以上书论赦被罢，而台中因举他吏代介者。主簿于台职中最卑，介，一贱士也，用不用当否，未足害政，然可惜者，中丞之举动也。

介为人，刚果有气节，力学，喜辩是非，真好义之士也。始执事举其材，议者咸曰知人之明；今闻其罢，皆谓赦乃天子已行之令，非疏贱当有说，以此罪介，曰当罢。修独以为不然。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？传者皆云介之所论，谓朱梁、刘汉不当求其后裔尔。若止此一事，则介不为过也。然又不知执事以介为是为非也？若随以为非，是大不可也。

且主簿于台中非言事之官，然不抵居台中者，必以正直刚明、不畏避为称职。今介足未履台门之阃，而已用言事见罢，真可谓正直刚明、不畏避矣。度介之才，不止为主簿，直可任御史也。是执事有知人之明，而介不负执事之知矣。

修尝闻长老说，赵中令相太祖皇帝也，尝为某事择官，中令列二臣姓名以进，太祖不肯用。它日又问，复以进，又不用。它日又问，复以进，太祖大怒，裂其奏掷殿阶上。中令色不动，插笏带间，徐拾碎纸袖归中书。它日又问，则补缀之复以进，太祖大悟，终用二臣者。彼之敢尔者，盖先审知其人之可用，然后果而不可易也。今执事之举介也，亦先审知其可举邪？是偶举之邪？若知而举，则不可遽止；若偶举之，犹宜一请介之所言，辩其是非而后已。若介虽忤上，而言是也，当助以辩；若其言非也，犹宜曰所举者为主簿尔，非言事也，待为主簿不任职，则可罢请，以此辞焉可也。

且中丞为天子司直之臣。上虽好之，其人不肖，则当弹而去之；上虽恶之，其人贤，则当举而申之。非谓随时好恶而高下者也。今备位之臣百十，邪者正者，其纠举一信于台臣。而执事始举介曰能，朝廷信而将用之，及以为不能，则亦曰不能，是执事自信犹不果。若遂言它事，何敢望天子之取信于执事哉？故曰主簿虽卑，介虽贱士，其可惜者，中丞之举动也。

况今斥介而它举，必亦择贤而举也。夫贤者固好辩，若举而入台，又有言，则又斥而它举乎？如此，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。伏惟执事如欲举愚者，则岂敢复云；若将举贤也，愿无易介而它取也。

今世之官，兼御史者例不与台事，故敢布狂言，窃献门下，伏惟幸察焉。

上范司谏书

月日，具官谨斋沐拜书司谏学士执事。前月中得进奏吏报，云自陈州召至阙拜司谏，即欲为一书以贺，多事，匆卒未能也。

司谏，七品官尔，于执事得之，不为喜，而独区区欲一贺者，诚以谏官者，天下之得失、一时之公议系焉。今世之官，自九卿、百执事外，至一郡县吏，非无贵官大职可以行其道也。然县越其封，郡逾其境，虽贤守长不得行，以其有守也。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，鸿臚之卿不得理光禄，以其有司也。若天下之失得，生民之利害，社稷之大计，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，独宰相可行之，谏官可言之尔。故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，不得为宰相，必为谏官。谏官虽卑，与宰相等。天子曰不可，宰相曰可；天子曰然，宰相曰不然：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，宰相也。天子曰是，谏官曰非；天子曰必行，谏官曰必不可行：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，谏官也。宰相尊，行其道；谏官卑，行其言，言行，道亦行也。九卿、百司、郡县之吏守一职者，任一职之责，宰相、谏官系天下之事，亦任天下之责。然宰相、九卿而下失职者，受责于有司；谏官之失职也，取讥于君子。有司之法，行乎一时；君子之讥，著之简册而昭明，垂之百世而不泯，甚可惧也。夫七品之官，任天下之责，惧百世之讥，岂不重邪！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。

近执事始被召于陈州，洛之士大夫相与语曰：“我识范君，知其材也。其来，不为御史必为谏官。”及命下，果然，则又相与语曰：“我识范君，知其贤也。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，直辞正色、面争庭论者，非他人，必范君也。”拜命以来，翘首企足，伫乎有闻而卒未也。窃惑之，岂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后也，将执事有待而为也。

昔韩退之作《争臣论》，以讥阳城不能极谏，卒以谏显。人皆谓城之不谏盖有待而然，退之不识其意而妄讥，修独以谓不然。当退之作论时，城为谏议大夫已五年，后又二年始庭论陆贽，及沮裴延龄作相欲裂其麻，才两事尔。当德宗时，可谓多事矣：授受失宜，叛将强臣罗列天下，又多猜忌，进任小人。于此之时，岂无一事可言，而须七年耶？当时之事，岂无急于沮延龄、论陆贽两事也？谓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。幸而城为谏官七年，适遇延龄、陆贽事，一谏而罢，以塞其责；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业，是终无一言而去也，何所取哉！

今之居官者率三岁而一迁，或一二岁，甚者半岁而迁也，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。今天子躬亲庶政，化理清明，虽为无事，然自千里诏执事而拜是官者，岂不欲闻正议而乐说言乎。然今未闻有所言说，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纳谏之明也。

夫布衣韦带之士，穷居草茅，坐诵书史，常恨不见用。及用也，又曰彼非我职，不敢言；或曰我位犹卑，不得言矣；又曰我有待。是终无一人言也，可不惜哉！伏惟执事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，惧君子百世之讥，一陈昌言，以塞重望，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；则幸甚幸甚。

与高司谏书

修顿首再拜，白司谏足下：某年十七时，家随州，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，始识足下姓名。是时余年少，未与人接，又居远方，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、郑天休数人者，以文学大有名，号称得人。而足下厕其间，独无卓卓可道说者，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。

其后更十一年，予再至京师。足下已为御史里行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，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。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，君子人也。予犹疑之。夫正直者，不可屈曲；有学问者，必能辨是非。以不可屈之节，有能辨是非之明，又为言事之官，而俯仰默默，无异众人，是果贤者耶？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。

自足下为谏官来，始得相识。侃然正色，论前世事，历历可听，褒贬是非，无一谬说。噫！持此辩以示人，孰不爱之？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。

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，凡十有四年，而三疑之。今者，推其实迹而较之，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。

前日范希文贬官后，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，足下诋诃希文为人。予始闻之，疑是戏言；及见师鲁，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，然后其疑遂决。希文平生刚正，好学通古今，其立朝有本末，天下所共知；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。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，又畏有识者之责己，遂随而诋之，以为当黜。是可怪也。

夫人之性，刚果懦软，禀之于天，不可勉强，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。今足下家有老母，身惜官位，惧饥寒而顾利禄，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，此乃庸人之常情，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；虽朝廷君子，亦将闵足下之不能，而不责以必能也。今乃不然，反昂然自得，了无愧畏，便毁其贤以为当黜，庶乎饰己不言之过。夫力所不敢为，乃愚者之不逮；以智文其过，此君子之贼也。

且希文果不贤邪？自三四年来，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；作待制日，日备顾问，今班行中无与比者。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？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，是聪明有所未尽。足下身为司谏，乃耳目之官，当其骤用时，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，反默默无一语，待其自败，然后随而非之？若果贤邪，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，足下不得不言。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，亦不免责；以为不贤，亦不免责。大抵罪在默默尔。

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，计其当时之议，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；必以石显、王凤为忠臣，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。今足下视石显、王凤果忠邪，望之与章果不贤邪？当时亦有谏臣，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，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。今足下视之，果当诛邪？是直可欺当时之人，而不可欺后世也。今足下又欲欺今人，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？况今之人未可欺也。

伏以今皇帝即位以来，进用谏臣，容纳言论。如曹修古、刘越，虽殁犹被褒称，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。足下幸生此时，遇纳谏之圣主如此，犹不敢一言，何也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，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，是可言者惟谏臣尔。若足下又遂不言，是天下无得言者也。足下在其位而不言，便当去之，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。昨日安道贬官、师鲁待罪，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，出入朝中称谏官，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！所可惜者，圣朝有事，谏官不言，而使他人言之。书在史册，他日为朝廷羞者，足下也。

《春秋》之法，责贤者备。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，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。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，则予今所言如此，乃是朋邪之人尔。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，使正予罪而诛之，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，亦谏臣之一效也。

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，时坐有他客，不能尽所怀，故辄布区区，伏惟幸察，不宣。修再拜。

与尹师鲁书

某顿首，师鲁十二兄书记。前在京师相别时，约使人如河上。既受命，便遣白头奴出城，而还言不见舟矣。其夕，及得师鲁手简，乃知留船以待，怪不如约。方悟此奴懒去而见绹。

临行，台吏催苛百端，不比催师鲁人长者有礼，使人惶迫不知所为。是以又不留下书在京师，但深托君贶因书道修意以西。始谋陆赴夷陵，以大暑，又无马，乃作此行。沿汴绝淮，泛大江凡五千里，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荆南。在路无附书处，不知君贶曾作书道修意否？

及来此问荆人，云去郢止两程，方喜得作书以奉问。又见家兄言：有人见师鲁过襄州，计今在郢久矣。师鲁欢戚不问可知，所渴欲问者，别后安否？及家人处之如何，莫苦相尤否？六郎旧疾平否？

修行虽久，然江湖皆昔所游，往往有亲旧留连，又不遇恶风水。老母用术者言，果以此行为幸。又闻夷陵有米、面、鱼，如京洛；又有梨栗、桔柚、大笋、茶堦，皆可饮食，益相喜贺。昨日因参转运，作庭趋，始觉身是县令矣。其余皆如昔时。

师鲁简中言，疑修有自疑之意者，非他，盖惧责人太深以取直尔。今又思之自决，不复疑也。然师鲁又云暗于朋友，此似未知修心。当与高书时，盖已知其非君子，发于极愤而切责之，非以朋友待之也。其所为何足惊骇，路中来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，此皆不知修心也。师鲁又云非忘亲，此又非也。得罪虽死，不为忘亲，此事须相见可尽其说也。

五六十年以来，天生此辈，沉默畏慎，布在世间，相师成风。忽见吾辈作此事，下至灶门老婢，亦相惊怪，交口议之。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，但问所言当否而已。可嗟世人不见如往时事久矣！往时砧斧鼎■，皆是烹斩人之物，然士有死不失义，则趋而就之，与几席枕藉之无异。有义君子在傍，见有就死，知其当然，亦不甚叹赏也。史册所以书之者，盖特欲警后世愚懦者，使知事有当然而不得避尔，非以为奇事而诧人也。幸今世用刑至仁慈，无此物，使有而一人就之，不知作何等怪骇也。然吾辈亦自当绝口不可及前事也。居闲僻处，日知进道而已。此事不须言，然师鲁以修有自疑之言，要知修处之如何，故略道也。

安道与予在楚州，谈祸福事甚详，安道亦以为然。俟到夷陵写去，然后得知修所以处之之心也。又常与安道言，每见前世有名人，当论事时，感激不避诛死，真若知义者，及到贬所，则戚戚怨嗟，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，其心欢戚无异庸人，虽韩文公不免此累。用此戒安道，慎勿作戚戚之文。师鲁察修此语，则处之之心，又可知矣。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贬者，然或傲逸狂醉，自言我为大不为小。故师鲁相别有言：益慎职，无饮酒。此事修今亦遵此语。咽喉自出京愈矣，至今不曾饮酒。到县后勤官，以惩洛中时懒慢矣。

夷陵有一路，只数日可至郢，白头奴足以往来。秋寒矣，千万保重，不宣。修顿首。

答祖择之书

修后。秀才人至，蒙示书一通，并诗赋杂文两策，谕之曰：“一览以为如何？”某既陋，不足以辱好学者之问，又其少贱而长穷，其素所为未有足称以取信于人；亦尝有人问者，以不足问之愚，而未尝答人之问。足下卒然及之，是以愧惧不知所言。虽然，不远数百里走使者以及门，意厚礼勤，何敢不报。

某闻古之学者必严其师，师严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笃敬，笃敬然后能自守，能自守然后果于用，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。三代之衰，学校废。至两汉，师道尚存，故其学者各守其经以自用。是以汉之政理文章与其当时之事，后世莫及者，其所从来深矣。后世师法渐坏，而今世无师，则学者不尊严，故自轻其道。轻之则不能至，不至则不能笃信，信不笃则不知所守，守不固则有所畏而物可移。是故学者惟俯仰徇时，以希禄利为急，至于忘本趋末，流而不返。夫以不信不固之心，守不至之学，虽欲果于自用，而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，又况有禄利之诱、刑祸之惧以迁之哉。此足下所谓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鲜，而未有合者，由此也。

足下所为文，用意甚高，卓然有不顾世俗之心，直欲自到于古人。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几？是则乡曲之中能为足下之师者谓谁，交游之间能发足下之议论者谓谁？学不师则守不一，议论不博则无所发明而究其深。足下之言高趣远，甚善，然所守未一而议论未精，此其病也。窃惟足下之交游能为足下称才誉美者不少，今皆舍之，远而见及，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。此古君子之用心也，是以言之不敢隐。

夫世无师矣，学者当师经，师经必先求其意，意得则心定，心定则道纯，道纯则充于中者实，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，施于世者果致。三代、两汉之学，不过此也。足下患世未有合者，而不弃其愚，将某以为合，故敢道此。未知足下之意合否？

与乐秀才第一书

某白，秀才乐君足下：昨者舟行往来，皆辱见过。又蒙以所业一册，先之启事，宛然如后进之见先达之仪。某年始三十矣，其不从乡进士之后者，于今才七年。而官仅得一县令，又为有罪之人，其德、爵、齿三者皆不足以称足下之所待，此其所以为惭。自冬涉春，阴泄不止，夷陵水土之气比顿作疾，又苦多事，是以阙。

然闻古人之于学也，讲之深而信之笃，其充于中者足，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。譬夫金玉之有英华，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，而由其质性坚实，而光辉之发自然也。《易》之《大畜》、曰：“刚健笃实，辉光日新。”谓夫畜于其内者实，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。故其文曰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”此之谓也。

古人之学者非一家，其为道虽同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。孔子之系《易》，周公之作《书》，奚斯之作《颂》，其辞皆不同，而各自以为经。子游、子夏、子张与颜回同一师，其为人皆不同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。今之学者或不然，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，巧其词以为华，张其言以为大。夫强为则用力艰，用力艰则有限，有限则易竭。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，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，鲜克自立。此其充于中者不足，而莫自知其所守也。

窃读足下之所为高健，志甚壮而力有余。譬夫良骏之马，有其质矣，使驾大辂而王良驭之，节以和銮而行大道，不难也。夫欲充其中，由讲之深，至其深，然后知自守。能如是矣，言出其口而皆文。

修见恶于时，弃身此邑，不敢自齿于人，人所共弃。而足下过礼之，以贤明巧正见待，虽不敢当，是以尽所怀为报，以塞其惭。某顿首。

与黄校书论文章书

修顿首启：蒙问及丘舍人所示杂文十篇，窃尝览之，惊叹不已。其毁誉等数短篇，尤为笃论。然观其用意在于策论。此古人之所难工，是以不能无小阙。其救弊之说甚详，而革弊未之能至。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，才识兼通，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。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，盖见其弊，必见其所以弊之因。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，此可谓知其本矣。然近世应科目文辞，求若此者盖寡。必欲其极致，则宜少加意，然后焕乎其不可御矣。文章系乎治乱之说，未易谈，况乎愚昧。恶能当此。愧畏愧畏。修谨白。

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

臣闻治天下者，在知用人之先后而已。用人之法各有所宜，军旅之士先材能，朝廷之士先名节。军旅主成功，惟恐其不趋赏而争利，其先材能而后名节者，亦势使之然也。朝廷主教化，风俗之薄厚，治道之污隆，在乎用人，而教化之于下也，不能家至而谆谆谕之，故常务尊名节之士，以风动天下而耸励其偷薄。夫所谓名节之士者，知廉耻、修礼让，不利于苟得、不牵于苟随，而惟义之所处。白刃之威，有所不避；折枝之易，有所不为，而惟义之所守。其立于朝廷，进退举止，皆可以为天下法也。其人至难得也，至可重也，故其为士者，常贵名节以自重。其身而君人者，亦常全名节以养成善士。

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，命下之日，中外喧然，以谓朝廷贪拯之材而不为拯惜名节。然犹冀拯能执节守义，坚让以避嫌疑，而为朝廷惜事体。数日之间，遽闻拯已受命，是可惜也，亦可嗟也！拯性好刚，天姿峭直，然素少学问，朝廷事体，或有不思，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。虽初无是心，然见得不能思义，此皆不足怪。若乃嫌疑之迹，常人皆知可避，而拯岂独不思哉！昨闻拯在台日，常自至中书，诟责宰相，指陈前三司使张方平过失，怒宰相不早罢之，既而台中寮属，相继论列，方平由此罢去，而以宋祁代之。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，自其命出，台中寮属，又交章力言，而祁亦因此而罢，而拯遂代其任。此所谓蹊田夺牛，岂得无过，而整冠纳履，当避可疑者也。如拯材能资望，虽别加进用，人岂为嫌！其不可为者，惟三司使尔。非惟自涉嫌疑，其于朝廷，所损不细。

臣请原其本末而言之，国家自数十年来，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，及其弊也，循默苟且，颓惰宽弛，习成风俗，不以为非。至于百职不修，纪纲废坏，时方无事，固未觉其害也。一旦黠虏犯边，兵出无功，而财用空虚，公私困弊，盗贼并起，天下骚然，陛下奋然感悟，思革其弊，进用三数大臣，锐意于更张矣。于此之时，始增置谏官之员，以宠用言事之臣。俾之举职，由是修纪纲而绳废坏，遂欲分别贤不肖，进退材不材，而久弊之俗，骤见而骇。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。或以谓好讦阴私，或以为公相倾陷，或谓沽激名誉，或谓自图进取，群言百端，几惑上听，上赖陛下，至圣至明，察见诸臣本以忘身徇国，非为己利，谗间不入，遂荷保全，而中外之人，久而亦渐为信，自是以来，二十年间，台谏之选，屡得说言之士，中间斥去奸邪，屏绝权幸，拾遗救失，不可胜数，是则纳谏之善，从古所难。自陛下临御以来，实为盛德，于朝廷补助之效，不为无功。今中外习安，上下已信纤邪之人，凡所举动，每畏言事之臣，时政无巨细，亦惟言事官是听。原其自始，开发言路，至于今日之成效，岂易致哉！可不惜哉！夫言人之过，似于激讦，逐人之位，似人倾陷。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，惟无所利于其间尔。而天下之人所以为信者，亦以其无所利焉。今拯并逐二臣，自居其位，使将来奸佞者，得以为说，而惑乱主听。今后言事者，不为人信，而无以自明，是则圣明用谏之功。一旦由拯而坏，夫有所不取之谓廉，有所不为之谓耻。近臣举动，人所议法，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，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，而拯取其所不宜取，为其所不宜为，岂惟自薄其身，亦所以开诱他时言事之臣，倾人以觊得，相习而成风，此之为患，岂谓小哉！然拯所恃者，惟以本无心耳。夫心者，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，示于外而天下所瞻。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，而外掩天下之迹，是犹手探其物，口云不欲，虽欲自信，人谁信之？此

臣所谓嫌疑之不可不避也。况如拯者，少有孝行，闻于乡里；晚有直节，著在朝廷。但其学问不深，思虑不熟，而处之乖当，其人亦可惜也！

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，而处拯他职，置之京师，使拯得避嫌疑之迹，以解天下之惑，而全拯之名节，不胜幸甚。臣叨坐侍从，职号论思，昔尝亲见朝廷致谏之初甚难，今又复见陛下用谏之效已著，实不欲因拯而坏之者，为朝廷惜也！臣言狂计愚，伏俟诛戮。

论杜衍、范仲淹等罢政事状

臣闻：“士不忘身不为忠，言不逆耳不为谏。”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，敢干一人难犯之颜，惟赖圣明，幸加省察。

臣伏见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等，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。一旦相继罢黜，天下之士，皆素知其可用之贤，而不闻其可罢之罪。臣虽供职在外，事不尽知，然臣窃见自古小人，谗害忠良，其说不远，欲广陷良善，则不过指为朋党。欲动摇大臣，则必须诬以专权。其故何也？夫去一善人，而众善人尚在，则未为小人之利；欲尽去之，则善人少过，难为一二求瑕；惟有指以为朋，则可一时尽逐。至如大臣，已被知遇而蒙信任，则难以他事动摇。惟有专权，是上之所恶，故须此说，方可倾之。臣料衍等四人，各无大过，而一时尽逐。弼与仲淹，委任尤深，而忽遭离间，必有以朋党专权之说，上惑圣聪者，臣请试辨之。

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说论，闻于中外，天下贤士，争相称慕。当时奸臣诬作朋党，犹难辨明。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，并在两府，察其临事，可见其不为朋党也。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；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；琦则纯信而质直；弼则明敏而果锐，四人为性既各不同，虽皆归于尽忠，而其所见各异，故于议事，多不相从。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，仲淹则力争而宽之；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，请急修边备，富弼料以九事，力言契丹必不来。至如尹洙，亦号仲淹之党，及争水洛城事，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沔，仲淹则是刘沔而非尹洙，此数事尤彰著，陛下素已知者。此四人者，可谓天下至今之贤也。平日闲居，则相称美之不暇；为国议事，则公言廷诤而不私，以此而言，臣见衍等真得汉人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。而小人谗为朋党，可谓诬矣。

臣闻有国之权，诚非臣下之得专也。然臣窃思仲淹等，自入两府以来，不见其专权之迹，而但见其善避权也。权者得名位则可行，故好权之臣必贪位。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，琦等让至五六，陛下亦五六召之。富弼三命学士，两命枢密副使，每一命皆再三恳让，让者愈切，陛下用之愈坚。臣但见其避让太繁，不见其好权贪位也，及陛下坚不许辞，方敢受命，然犹未敢别有所为。陛下见其皆未行事，乃特开天章，召而赐坐，授以纸笔，使其条事，然众人避让，不敢下笔，弼等亦不敢独有所述，因此又烦圣慈，特出手诏，指定姓名，专责弼等条列大事而施行之，弼等迟回又近一月，方敢略条数事。仲淹深练世事，必知凡百难猛更张，故其所陈，志在远大，而多若迂缓，但欲渐而行之，冀皆有效。弼性虽锐，然亦不敢自出意见，但多举祖宗故事，请陛下择而行之。自古君臣相得，一言道合，遇事便行。臣方怪弼等，蒙陛下如此坚意委任，督责丁宁，而犹迟缓自疑，作事不果。然小人巧谮，已曰专权者，岂不诬哉！至如两路宣抚，圣朝常遣大臣，况自中国之威。近年不振，故元昊叛逆一方，而劳困及于天下。北虏乘衅，违盟而动，其书辞侮慢，至有贵国祖宗之言。陛下愤耻虽深，但以边防无备，未可与争，屈意买和，莫大之辱。弼等见中国累年侵袭之患，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，故各自请行，力思雪耻。沿山傍海，不憚勤劳，欲使武备再修，国威复振。臣见弼等用心，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夷，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。

伏惟陛下睿哲聪明，有知人之圣。臣下能否，洞见不遗，故于千官百辟之中，特选得此数人，骤加擢用。夫正士在朝，群邪所忌。谋臣不用，敌国之福也。今此数人，一旦罢去，而使群邪相贺于内，四夷相贺于外，此臣所

为陛下惜之也。伏惟陛下圣德仁慈，保全忠善，退去之际，恩礼各优。今仲淹四路之任，亦不轻矣。惟愿陛下拒绝群谤，委任不疑，使尽其所为，犹有裨补。方今西北二虏，交讟未已，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，如弼与琦，岂可置之闲处？伏望陛下早辨谗巧，特加图任，则不胜幸甚。

臣自前岁召入谏院，十月之内，七受圣恩。而致身两制，方思君宠至深，未知报效之所，今群邪争进谗巧，正士继去朝廷，乃臣忘身报国之秋，岂可缄言而避罪？敢竭愚瞽，惟陛下择之。

论修河第三状

右臣伏见朝廷定义，开修六塔河口，回水入横陇故道，此大事也。中外之臣皆知不便，而未有肯为国家极言其利害者，何哉？盖其说有三：一曰畏大臣，二曰畏小人，三曰无奇策。

今执政之臣，用心于河事，亦劳矣。初欲试十万人之役以开故道，既又舍故道而修六塔，未及兴役，遽又罢之。已而终为言利者所胜，今又复修。然则其势难于复止也。夫以执政大臣锐意主其事，而又有不可复止之势，固非一人口舌可回。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。

李仲昌小人，利口伪言，众所共恶。今执政之臣既用其议，必主其人。且自古未有无患之河，今河浸恩、冀，目下之患虽小，然其患已形；回入六塔，将来之害必大，而其害未至。夫以利口小人，为大臣所主，欲与之争未形之害，势必难夺。就使能夺其议，则言者犹须独任恩、冀为患之责，使仲昌得以为辞，大臣得以归罪。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敢言也。

今执政之臣用心太过，不思自古无不患之河，直欲使河不为患。若得河不为患，虽竭人力，犹当为之。况闻仲昌利口诡辩，谓费物少而用功不多，不得不信为奇策，于是决意用之。今言者谓故道既不可复，六塔又不可修，诘其如何，则又无奇策以取胜。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。

众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独敢言者，臣谓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，直欲兴利除害尔。若果知其为患愈大，则岂有不回者哉。至于顾小人之后患，则非臣之所虑也。且事欲知利害、权重轻，有不得已，则择其害少而患轻者为之，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。况治水本无奇策，相地势、谨堤防，顺水性之所趋尔。虽大禹不过此也。夫所谓奇策者，不大利则大害；若循常之计，虽无大利，亦不至大害。此明智之士善择利者之所为也。今言修六塔者，奇策也，然终不可成而有害愈大；言顺水治堤者，常谈也，然无大利亦无大害。不知为国计者欲何所择哉？若谓利害不可必，但聚大众，兴大役，劳民困国以试奇策，而侥幸于有成者，臣谓虽执政之臣亦未必肯为也。

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详，而未蒙采听。今复略陈其大要，惟陛下诏计议之臣择之。

臣谓河水未始不为患，今顺已决之流，治堤防于恩、冀者，其患一而迟。塞商胡，复故道者，其患一而速。开六塔以回今河者，其患三而有害无涯。

自河决横陇以来，大名金堤埽岁岁增治；及商胡再决，而金堤益大加功。独恩、冀之间自商胡决后，议者贪建塞河之策，未尝留意于堤防，是以今河水势浸溢。今若专意并力于恩、冀之间，谨治堤防，则河患可御，不至于大害。所谓其患一者，十数年间，今河下流淤塞，则上流必有决处。此一患而迟者也。

今欲塞商胡口，使水归故道，治堤修埽，功料浩大，劳人费物，困弊公私，此一患也。幸而商胡可塞，故道复归，高淤难行，不过一二年上流必决。此二患而速者也。

今六塔河口，虽云已有上下约；然全塞大河正流，为功不小。又开六塔河道，治二千余里堤防，移一县两镇，计其功费，又大于塞商胡数倍，其为困弊公私，不可胜计。此一患也。幸而可塞，水入六塔而东，横流散溢，滨、棣、德、博与齐州之界，咸被其害。此五州者，素号富饶，河北一路财用所仰，今引水注之，不惟五州之民破坏田产，河北一路坐见贫虚。此二患也。

三五年间，五州凋敝，河流注溢，久又淤高，流行梗涩，则上流必决。此三患也。所谓为害而无涯者也。

今为国误计者，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，此臣所不喻也。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，横陇故道本以高淤难行至商胡决，今复驱而注之，必横流而散溢；自澶至海二千余里，堤埽不可卒修，修之虽成又不能捍水。如此等事甚多，士无愚智皆所共知，不待臣言而后悉也。

臣前未奉使契丹时，已尝具言故道、六塔皆不可为，惟治堤顺水为得计。及奉使往来河北，询于知水者，其说皆然。虽恩、冀之人今被水患者，亦知六塔不便，皆愿且治恩、冀堤防为是。下情如此，谁为上通？臣既知其详，岂敢自默。伏乞圣兹特谕宰臣，使更审利害，速罢六塔之役，差替李仲昌等不用，选一二精干之臣与河北转运使副及恩、冀州官吏，相度堤防，并力修治，则今河之水必不至为大患。且河水天灾，非人力可回，惟当顺导防捍之而已，不必求奇策立难必之功，以为小人侥冀恩赏之资也。况功必不成，后悔无及者乎！臣言狂计愚，惟陛下裁择。

荐布衣苏洵状

右臣猥以庸虚叨尘，侍从无所裨补，常愧心颜。窃慕古人荐贤推善之意，以谓为时得士，亦报国之一端。往时自国家下诏书，戒时文，讽励学者以近古。盖自天圣迄今二十余年，通经学古履忠守道之士，所得不可胜数，而四海之广，不能无山岩草野之遗，其自重者，既伏而不出，故朝廷亦莫得而闻，此乃如臣等辈所宜求而上达也。

伏见眉州市衣苏洵，履行淳固，性识明达，亦尝一举，有司不中，遂退而力学。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，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。其所撰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几策》二十篇，辞辩闳伟，博于古而宜于今，实有用之言，非特能文之士也。其人文行，久为乡闾所称，而守道安贫，不营仕进，苟无荐引，则遂弃于圣时。其所撰书二十篇，臣谨随状上进。伏望圣慈，下两制看详，如有可采，乞赐甄录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 旨。

谢致仕表

臣某言：今月十七日进奏院递到敕告：伏蒙圣恩，除臣太子少师，依前观文殿学士致仕者。愚诚恳至，曲轸于皇慈；宠命优殊，特加于常品。本期得谢，更此叨荣。臣某。

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，早遘休明之运。不通之学，既泥古以难施；无用之文，复虚言而少实。是以三朝被遇，四纪服劳。蒙德重于丘山，论报亡于毫发。而年龄晚暮，疾病尪残。辄希知止于前人，不待及期而后请。自陈悃悃，屡至渎烦。既久历于岁时，始曲蒙于开可。仍超加于异数，非止赐于残骸。道愧师儒，乃忝春宫之峻秩；身居畎亩，而兼书殿之清名。至于头垂两鬓之霜毛，腰束九环之金带，虽异负薪之里，何殊衣锦之归？使闾巷咨嗟，共识圣君之念旧；搢绅感悦，皆希后福之有终。岂惟愚臣，独受大赐？

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无私覆物，博爱推仁。以其夙幸遭逢，密契风云之感会；曾经服御，不忘簪履之贱微。致此便蕃，萃于衰朽。虽伏枥之马，悲鸣难恋于君轩；而曳尾之龟，涵养未离于灵沼。余生易毕，鸿造难酬。

论澧州瑞木乞不宜示外廷札子

臣近闻澧州进柿木成文有“太平之道”四字。其知州冯载，本是武人，不识事体，便为祥瑞，以媚朝廷。

臣谓前世号称太平者，须是四海晏然，万物得所。方今西羌叛逆，未平之患在前；北虏骄悖，藏伏之祸在后。一患未灭，一患已萌。加以西则泸戎，南则湖岭，凡与四夷连接，无一处无事。而又内则百姓困弊，盗贼纵横。昨京西、陕西出兵八九千人，捕数百之盗，不能一时剪灭，只是仅能溃散，然却于别处结集。今张海虽死，而达州军贼已近百人，又杀使臣，其势不小；兴州又奏八九十人。州县皇皇，何以存济？以臣视之，乃是四海骚然，万物失所，实未见太平之象。

臣闻天道贵信，示人不欺。臣不敢远引他事，只以今年内事验之。昨夏秋之间，太白经天，累月不灭；金木相掩，近在端门。考于星占，皆是天下大兵将起之象。岂有才出大兵之象，又出“太平之道”字？一岁之内，前后顿殊。岂非星象丽天，异不虚出，宜于戒惧，常合修省？而草木万类，变化无常，不可信凭，便生懈怠。

臣又思，若使木文不伪，实是天生，则亦有深意。盖其文止曰“太平之道”者，其意可推也。夫自古帝王致太平，皆自有道。得其道，则太平；失其道，则危乱。臣视方今，但见其失，未见其得也。愿陛下忧勤万务，举贤纳善，常如近日，不生逸豫，则三二岁间，渐期修理。若以前贼张海等小衰，便谓后贼不足忧；以近京得雪，便谓天下大丰熟；见北虏未来，便谓必无事；见西贼通使，便谓可罢兵，指望太平，渐生安逸，则此“瑞木”乃误事之“妖木”耳！

臣见今年曾进芝草者，今又进瑞木。窃虑四方相效，争造妖妄。其所进瑞木，伏乞更不宣示臣寮。仍乞速诏天下州军，告以兴兵累年、四海困弊，方当责己忧劳之际，凡有奇禽异兽草木之类，并不进献，所以彰示圣德，感励臣民。取进止。

论乞止绝河北伐民桑柘札子

臣风闻河北、京东诸州军，见修防城器具，民间配率甚多。澶州、濮州地少林木，即今澶州之民，为无木植送纳，尽伐桑柘纳官。

臣谓农桑是生民衣食之源，租调系国家用度之急。不惟绝其根本，使民无以为生，至于供出赋租，将来何以取足？

臣伏思兵兴以来，天下公私匮乏者，殆非夷狄为患，全由官吏坏之。其诛剥疲民，为国敛怨，盖由郡县之吏不得其人。故臣前后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，盖备见其弊如此也。今澶州之民骤罹此苦，岂非长吏非才、处事乖缪所致？

兼闻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万株，窃虑他郡尽皆效此。伏乞早赐旨挥禁绝。其合用材木，仍乞下转运司，令相度渐次那容准备；其澶州人户经伐桑者，乞差官检覆量多少，与权免将来丝绵绢绢之税。

窃以军国所须，出自民力。必欲外御契丹之患，常须休养河朔之民。若使道路怨嗟，人心离叛，则内外之患，何以枝梧？伏望圣慈特赐留意。取进止。

论大理寺断冤狱不当札子

臣风闻大理寺近奏断德州公案一道，为一班行王守度谋杀妻事，止断杖六十私罪。其守度所犯情理极恶，本因逾滥，欲诱一求食妇人为妻，自持刃杖，恐逼正妻阿马，令其诬以奸事，髡截头发，又自以绳索付与阿马，守度持刀在旁，逼令自缢，其命垂尽，只为未有棺器，却且解下。其后又与绳索，令自缢，阿马偶得生逃。臣略闻此大概，其他守度凶恶之状，备于案牘。人不忍闻阿马幽苦冤枉如此，而法吏止断诬奸，降以杖罪。

窃以刑在禁恶，法本原情。今阿马之冤，于情可悯；守度所犯，其恶难容。若以法家断罪举重而论，则守度诬奸不实之罪轻，迫人以死之情重。原其用意，合从谋杀。凡谋杀之罪，其类甚多，或有两相争恨，理直之人因发忿心杀害理曲之人者，死与未死须被谋杀之刑。岂比守度，曲在自身；阿马本无所事，备极凌辱，迫以自裁。虐害之情，深于谋杀远矣！

臣尝伏读真宗皇帝赐谏臣之诏，曰：“冤枉未申赏刑逾度者，皆许论列。”今之冤妇，臣职当言者也。岂有圣主在上，国法方行，而令强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！臣恐守度不诛，则自今强者陵弱，疏者害亲，国法遂隳，人伦败矣！

其王守度一宗公案，伏望圣慈，特令中书细详情理，果如臣之所闻。即乞行刑法以止奸凶。取进止。

乞减放逃户和余札子

臣伏见河东百姓科配最重者，额定和余粮草五百万石。往时所余之物，官支价直不亏，百姓尽得茶丝见钱；自兵兴数年，粮草之价数倍踊贵，而官支价直十分无二三。百姓每于边上纳米一斗，用钱三百文；而官支价钱三十，内二十折得朽恶下色茶。草价大约类此。遂致百姓贫困逃移，而州县例不申举。其本户二税、和余不与开阁，税则户长陪纳，和余则村户均摊。已逃者既破其家，而未逃者科配日重。臣至代州崞县，累据百姓陈状，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户者，尚纳全材和余，旧额均配与见在人。臣兼曾差大理寺丞史谭，检得岚州平夷一县已逃未检人户，共四十一户。诸州似此者甚众。

臣今欲乞下转运司，差清干官三两人，于并、代等十五州军系有和余处，检括已逃人户。其逐户下二税、和余额定数目，并与倚阁，候招辑得人户归业，各令依旧均配。仍许诸县人户见均摊着和余及户长陪纳逃税者，列状自陈。所贵重困之民，免此重叠科配。

请耕禁地札子

臣昨奉使河东，相度沿边经久利害。臣窃见河东之患，患在尽禁沿边之地不许人耕，而私籾北界斛斗以为边储，其大害有四。以臣相度，今若募人耕植禁地，则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。

河东地形山险，辇远不通。边地既禁，则沿边乏食。每岁仰河东一路税赋、和籾、入中、和博斛斗支往沿边。人户既阻险远，不能辇运，遂赍金银绢铜钱等物，就沿边贵价私籾北界斛斗。北界禁民以粟马南入我境，其法至死。今边民冒禁私相交易，时引争斗，辄相斫射，万一兴讼，遂构事端。其引惹之患一也。今吾有地不自耕植，而偷籾邻界之物以仰给。若敌常岁丰，及缓法不察，而未过吾界则尚有可望。万一虏岁不丰，或其与我有隙，顿严边界禁约，而闭籾不通，则我军遂至乏食。是我师饥饱系在敌人，其患二也。代州、岢岚、宁化、火山四州军，沿边地既不耕，荒无定主，虏人得以侵占。往时代州阳武寨为苏直等争界，讼久不决，卒侵却二三十里。见今宁化军天池之侧，杜思荣等又来争侵，经年未决。岢岚军争掘界壕，赖米光浚多方力拒而定。是自空其地相惹北人岁岁争界，其害三也。禁膏腴之地之耕，而困民之力以远输，其害四也。

臣谓禁地若耕，则一二岁间北界斛斗可以不籾。则边民无争籾引惹之害；我军无饥饱在敌之害；沿边地有定主，无争界之害；边州自有粟，则内地之民无远输之害。是谓去四害而有四大利。今四州军地可二三万顷，若尽耕之，则其利岁可得三五百万石。伏望圣慈；特下两府商议。如可施行，则招募耕种税入之法，各有事目，容臣续具条陈。取进止。

《华阳颂》跋尾

右《华阳颂》，唐玄宗诏附。

玄宗尊号曰“圣文神武皇帝”，可谓盛矣！而其自称曰“上清弟子”者，何其陋哉！方其肆情奢淫，以极富贵之乐，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；使神仙道家之事无不为，亦非其所可冀，矧其实无可得哉！

甚矣，佛老之为世惑也！佛之徒曰“无生”者，是畏死之论；老之徒曰“不死”者，是贪生之说也。彼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。然而终于无所得者，何哉？死生天地之常理，畏者不可以苟免，贪老不可以苟得也。惟积习之久者，成其邪妄之心。佛之徒有临死而不惧者，妄意乎无生之可乐，而以其所乐胜其所可畏也。老之徒有死者，则相与讳之曰：“彼超去矣，彼解化矣。”厚自诬而托之不可诘。或曰：“彼术未至，故死尔。”前者苟以遂其非，后者从而惑之，以为诚然也。

佛老二者同出于贪，而所习则异，然由必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。其贪于彼者厚，则舍于此者果。若玄守者，方溺于此，而又慕于彼，不胜其劳，是真可笑也。

隋《太平寺碑》跋尾

右太平寺碑，不著书撰人名氏。南北文章，至于陈隋，其弊极矣。以唐太宗之致治，几乎三王之盛，独于文章，不能少变其体。岂其积习之势，其来也远，非久而众胜之，则不可以骤革也！是以群贤奋力，垦辟芟除。至于元和，然后芜秽荡平，嘉禾秀草争出，而葩华美实，烂然在目矣。此碑在隋，尤为文字浅陋者，疑其俚巷庸人所为，然视其字画，又非常俗所能。盖当时流弊，以为文章止此为佳矣。文辞既尔无取，而浮图固吾侪所贬，所以录于此者，第不忍弃其书尔。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书。

唐《田布碑》跋尾

右由布碑，庾承宣撰。布之事壮矣，承宣不能发于文也，盖其力不足尔。布之风烈，非得左丘明、司马迁笔，不能书也。故士有不顾其死，以成后世之名者，有幸不幸，各视其所遭如何尔。今有道史、汉时事者，其人伟然甚著，而市儿俚妪犹能道之。自魏晋以下，不为无人，而其显赫不及于前者，无左丘明、司马迁之笔以起其文也。治平甲辰秋社日书。

明宗纪论

呜呼，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！三代之王有天下者，皆数百年，其可道者数君而已，况于后世邪，况于五代邪！

予闻长老为予言：“明宗虽出夷荻，而为人纯质，宽仁爱人，于五代之君，有足称也。”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：“臣本藩人，岂足治天下！世乱久矣，愿天早生圣人。”自初即位，减罢宫人、伶官，废内藏库，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。广寿殿火灾，有司理之，请加丹雘，喟然叹曰：“天以火戒我，岂宜增以侈邪！”岁尝旱，已而雪，暴坐庭中，诏武德司宫中无扫雪，曰：“此天所以赐我也。”数问宰相冯道等民间疾苦，闻道等言谷帛贱，民无疾疫，则欣然曰：“吾何以堪之，当与公等作好事，以报上天。”吏有犯赃，辄置之死，曰：“此民之蠹也！”以诏书褒廉吏孙岳等，以风示天下。其爱人恤物，盖亦有意于治矣。

其即位时，春秋已高，不迹声色，不乐游畋。在位七年，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，兵革粗息，年屡丰登，生民实赖以休息。然夷荻性果，仁而不明，屡以非辜诛杀臣下。至于从荣父子之间，不能虑患为防，而变起仓卒，卒陷之以大恶，帝亦由此饮恨而终。

当是时，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时事。其言曰：“为国者有不足惧者五，深可畏者六：三辰失行不足惧，天象变见不足惧，小人讹言不足惧，山崩川竭不足惧，水旱虫蝗不足惧也；贤士藏匿深可畏，四民迁业深可畏，上下相徇深可畏，廉耻道消深可畏，毁誉乱真深可畏，直言不闻深可畏也。”识者皆多澄言切中时病。若从荣之变，任圜、安重诲等之死，可谓上下相徇而毁誉乱真之敝矣。然澄之言，岂止一时之病，凡为国者，可不戒哉！

《伶官传》序

呜呼！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！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，与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世言晋王之将终也，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：“梁，吾仇也；燕王，吾所立；契丹与吾约为兄弟，而皆背晋以归梁。此三者，吾遗恨也。与尔三矢，尔其无忘乃父之志！”庄宗受而藏之于庙，其后用兵，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，请其矢，盛以锦囊，负而前驱，及凯旋而纳之。

方其系燕父子以组，函梁君臣之首，入于太庙，还矢先王，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气之盛，可谓壮哉！及仇讎已灭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乱者四应；仓皇东出，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，君臣相顾不知所归；至于誓天断发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？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！书曰：“满招损，谦受益。”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。故方其盛也，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；及其衰也，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。夫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，岂独伶人也哉！作《伶官传》。

《宦者传》论

五代文章陋矣，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，传记小说多失其传，故其事迹终始不完，而杂以讹缪。至于英豪奋起，战争胜败，国家兴废之际，岂无谋臣之略，辩士之谈？而文字不足以发之，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。然独张承业事卓卓在人耳目，至今故老犹能道之。其论议可谓杰然欤，殆非宦者之言也。

自古宦者乱人之国，其源深于女祸。女，色而已；宦者之害，非一端也。盖其用事也近而习，其为心也专而忍。能以小善中人之意，小信固人之心，使人主必信而亲之；待其已信，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。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，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，不若起居饮食、前后左右之亲为可恃也。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，则忠臣硕士日益疏，而人主之势日益孤。势孤，则惧祸之心日益切，而把持者日益牢。安危出其喜怒，祸患伏于帷闼，则向之所谓可恃者，乃所以为患也。患已深而觉之，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，缓之则养祸而益深，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。虽有圣智不能与谋，谋之而不可为，为之而不可成，至其甚，则俱伤而两败。故其大者亡国，其次亡身，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，至挟其种类，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。此前史所载宦官之祸常如此者，非一世也。

夫为人主者，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，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。夫女色之惑，不幸而不悟，则祸斯及矣；使其一悟，捽而去之可也。宦者之为祸，虽欲悔悟，而势有不得而去也，唐昭宗之事是已。故曰深于女祸者，谓此也，可不戒哉！昭宗信狎宦者，由是有东宫之幽。既出而与崔胤图之，胤为宰相，顾力不足为，乃召兵于梁，梁兵且至，而宦者挟天子走之岐，梁兵围之三年，昭宗既出，而唐亡矣。

初，昭宗之出也，梁王悉诛唐宦者第五可范等七百余，其在外者，悉诏天下捕杀之，而宦者多为诸镇所藏匿而不杀。是时，方镇僭拟，悉以宦官给事，而吴越最多。及庄宗立，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，得数百人，宦者遂复用事，以至于亡。此何异求已覆之车，躬驾而履其辙也。可为悲夫！

庄宗未灭梁时，承业已死。其后居翰虽为枢密使，而不用事。有宣徽使马绍宏者，尝赐姓李，颇见信用，然诬杀大臣，黷货赂，专威福，以取怨于天下者，左右狎昵黄门内养之徒也。是时，明宗自镇州入觐，奉朝请于京师。庄宗颇疑其有异志，阴遣绍宏伺其动静，绍宏反以情告明宗。明宗自魏而反，天下皆知祸起于魏，孰知其启明宗之二心者，自绍宏始也。郭崇韬已破蜀，庄宗信宦者言而疑之。然崇韬之死，庄宗不知，皆宦者为之也。当此之时，举唐之精兵皆在蜀，使崇韬不死，明宗入洛，岂无西顾之忧，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？及明宗入立，又诏天下悉捕宦者而杀之。宦者亡窜山谷，多削发为浮图。其亡至太原者七十余人，悉捕而杀之都亭驿，流血盈庭。

明宗晚而多病，王淑妃专内以干政，宦者孟汉琼因以用事。秦王入视，明宗疾已革，既出，而闻哭声，以谓帝崩矣，乃谋以兵入宫者，惧不得立也。大臣朱弘昭等方图其事，议未决，汉琼遽入见明宗，言秦王反，即以兵诛之，陷秦王大恶，而明宗以次饮恨而终。后愍帝奔于卫州，汉琼西迎废帝于路，废帝恶而杀之。

呜呼！人情处安乐，自非圣哲，不能久而无骄怠，宦、女之祸非一日，必伺人之骄怠而浸入之。明宗非佚君，而犹若此者，盖其在位差久也。其余多武人崛起，及其嗣续，世数短而年不永，故宦者莫暇施为。其为大害者，

略可见矣。独承业之论，伟然可爱，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。君子之于人也，苟有善焉，无所不取。善于斯二人者有所取焉，取其善而戒其恶，所谓“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”也。故并述其祸败之所以然者著于篇。

《一行传》序

呜呼！五代之乱极矣，传所谓天地闭、贤人隐之时欤！当此之时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而搢绅之士，安其禄而立其朝，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，皆是也。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，多出于乱世，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！岂果无人哉？虽曰干戈兴，学校废而礼义衰，风俗隳坏，至于如此。然自古天下未尝无人也。吾意必有洁身自负之士，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。自古贤材，有韞于中而不见于外。或穷居陋巷，委身草莽。虽颜子之行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。况世变多故，而君子道消之时乎？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，修节义，而沉沦于下，泯没而无闻者。求之传记，而乱世崩离，文字残缺，不可复得，然仅得者，四五人而已。

处乎山林，而群麋鹿，虽不足以为中道，然与其食人之禄，俯首而包羞，孰若无愧于心，放身而自得？吾得二人焉，曰郑遨、张荐明。势利不屈其心，去就不违其义，吾得一人焉，曰石昂。苟利于君，以忠获罪，而何必自明？有至死而不言者，此古之义士也，吾得一人焉，曰陈福贇。五代之乱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至于兄弟夫妇，人伦之际，无不大坏，而天理几乎其灭矣。于此之时，能以孝弟自修于一乡，而风行于天下者，犹或有之，然其事迹不著，而无可纪次，独其名氏或因见于书者，吾亦不敢没。而其略可录者，吾得一人焉，曰李自伦。作一行传。

